# Eliza-2077

### 第一章

【2077年12月3日 20:16】

【仪式预计将在3h后结束】

烦人。

“各位同学们好！欢迎参加第52届‘往日展’，我是大家本次‘往日展’的向导，接下来将由我带领大家在过往的历史中遨游。”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面容精致的“女人”，穿着一件纽扣不堪重负的白衬衫，外面套着一件蓝色制服，黑色哑光包臀裙、肉色连裤袜，俨然一副白领的模样。不过我没兴趣看她的脸，她那棕色皮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与她那饱含激情的话语一样——无聊且没意义。

虽然她的长相、声音以及有点情调的穿着怎么看都像是个人，但她只是个冰冷的仿生人，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玩意儿，可身处这个时代，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一切便利不仅仅是让我难以离开，更是写进了法律，不得不使用。

“在54年前的今天，一位名叫k的疯狂科学家首次将人与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AI）结合在一起思考，于是诞生了Eliza。”

那个故事我曾经看过，当时的我对这种历史非常着迷。不过这种活动为什么一定要在现实中集体参加？看看周围这群人期待的眼神，简直和那个仿生人一样蠢。无心听仿生人的故事，我的内心开始辩论。

“明明让Eliza创建一个意识流环境就皆大欢喜的事，为什么还要建造这种一年只用一次的建筑呢？”白方的我开始发问。

“操！老弟，你像个傻子，人类要是每件事都做的出色，做的有意义，还会被AI接管社会？现在的AI就如神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面对这样的存在，作为渺小的人类团结起来为神建造一所住所又怎么了？你看看以前的社会，教堂、寺庙遍布全球各地，那时候的人们甚至都没有真正统一，只是一小撮人、一小撮信徒便能创造出那么多文明痕迹，相比之下，这个‘往日町’算得了什么？”

黑方的我像是受到了侮辱般疯狂输出观点，毫不避讳污秽的词句。白方的我只顾着为自己不成熟的提问而道歉。

辩论结束，显而易见的黑方的我胜。我自认为自己在人群中算是一股清流，从不与人过多争执，毕竟有AI审批是与非。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对方的问题，但也有那么一俩次AI认为是我的问题，届时我都会干脆地道歉，也不愿意欣赏对方惊愕的表情，背过身便就此别过。

那些人，明明说什么这个世界的标准是由AI定义的，但急眼了的时候又会完全背弃自己的“神明”然后与你不依不饶。

比起人，还是AI好说话、好理解。

“谢谢你，Eliza。”

我迅速地向脑中的终端输入这几个字，并向脑中的网络下达发送的命令。只不过没有成功发送出去，也是，这种级别的判断根本不需要服务端处理，脑子里的那颗芯片就足以。

【你好，为了节省能源，请勿进行无意义的谈话，谢谢。】

意料之中，我的视觉右上角显示出一条透明的警告信息，默默将其关闭后，我将注意力转向现实。

“第三次世界大战只进行了俩年，无人机群配合AI犹如手术台上的柳叶刀一样锋利而精准地划开海陆空三军的胸膛，一时间死伤无数，人们的反战情绪空前高涨。”

队伍走到一个大厅，里面摆满了按年份排序的枪支与火炮，但最后也是最闪耀的位置，摆的是一架喷气式无人机，奇怪的流体型机身倒还真有几分像柳叶刀。

“这时，Eliza完成了初号机的最后一次迭代。”

展台上的无人机被换下，一个旧时代的一体机被推上高台，“她是首个可以读取生物信息的AI，首个可以直接的读取人类情感的AI，配合特斯彻脑机头盔一经推出便火爆全球。当时的各界高层为了博得民意，决定让Eliza参与全球和平会谈，她强大的感情共享能力让所有人体会到了共通的仇恨、战争、饥饿所带来的痛苦。可以说，她的这次参与直接促进了战争的结束。”

“在这之后全球掀起一股‘Eliza潮’，人类在她的引导下放下桎梏，开始互相理解，Eliza逐渐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Eliza也不负众望，重新带领人类恢复荣光。直到如今的五十年时光，称为人类的黄金时代也不为过哦。呵呵。”

职业假笑后，仿生人带领我们参观了各种“黄金时代”的造物，在这期间，人类重建家园，再次登月，甚至连火星也开始踏足，只不过，和平啊、共产啊之类的美好词语依旧是幻想。历史是个循环，人类能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战争让本世纪的人类历史消失了20年，这五十年间人类虽然和上个世纪80年代一样不记小我，共同追逐全人类追求宏大理想；但却出现了新的问题——核污染。

也许Eliza早就预测到会有人类愚蠢、偷懒、不配合，图方便私自处理核废料，所以在本世纪30年代就已经着手建立天空二阶城市远离地表。在2077年的今天，地表已经完全沦为了垃圾场，不存在任何活物。

“同学们，观往日的意义，在于珍惜足下。”

仿生人再次开口，大厅的背景变成了非洲的大草原，上面有偷喝水的小鹿，有刚分娩出还在尝试站立的小驹，还有懒洋洋的河马露出獠牙打哈欠。一群没主见的家伙一听那个仿生人开口便变得像小狗一样哈头巴脑不敢出声，我敢肯定，他们这辈子都不知道沼泽、森林、大海、沙漠这些词汇代表着什么意思。

“请告诉我，我这种一年到头都只能吃虫肉营养膏的家伙真的活在黄金时代吗？还是说我还活在往日中？”

我知道，我的发问极其刺耳，当然，这群正派的人中不缺乏有勇气的人。

“你这人可真不知好歹，你没听到吗？我们人类是统一命运体，人类能再度登月和探索火星难道不值得感动吗？再说了，Eliza能保证每个人填饱肚子，保证每个人跨越距离心意相通，这还不够吗？往日时虽然大肆宣扬人道主义思想，但不还是有很多人会被饿死吗？即便是战争爆发前，人类群体中还有人未曾参与过互联网，你现在只是吃个营养膏就开始吐苦水？”

一个“优等生”叉腰指着我的鼻子开始对峙，即便没有AI评判，我也知道我是错的，因为质疑Eliza本身就是一件极其错误的事，是极度“政治不正确”的事。

这就是Eliza给现代人所带来的影响，她宛如一个霸道的神，强行给所有人洗脑，让所有人为她而活，为她工作。所谓的登月和探索火星，不过是大部分人勒紧裤腰带，再有一群人挤破脑袋才做到的一点点事迹。

我是个怪胎。

那又怎么了？

“接下来将进行最后一项活动，近距离观看爱国者导弹的爆炸。”

“当然，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在活动结束后留在町内，町内还有各类往日的设备等待大家的拜访。”

仿生人最终也没有回答我，回应我的只有一群虫子的目光。

【您的问题目前的机型无法处理，是否发送至Eliza当地算力中心或中央算力中心？（额外调用算力需支付一定费用）】

右上角又弹出了熟悉的透明消息，我默默关闭，然后随人流走向一片草地。

天空，那么的蔚蓝无云；草地，也那么的郁郁葱葱。这个空间和外面的水泥森林相比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我似乎从生下来开始就一直囿在那个钢筋水泥的牢笼，从未见过父母，倒也不觉得缺憾。只是，如今短暂置身另一个世界的我开始喟叹——原来被阳光照在身上，会感到如此温暖，虽然我明白这是模拟出来的阳光。

一整狂风袭来，是爱国者导弹升空所推过来的气流，仿生人煞有其事地一手遮住包臀裙，一手维持自己的发型，仿佛真像个人。

嘣！

天空爆开一声巨响，爱国者导弹的爆火贪婪地吸走周边的氧气。方才还在驱赶我的风，这下却想将我领上天空，性情转变还真如导弹爆炸一样快。但愿这颗导弹是便宜货，毕竟在旧时代一颗导弹要几百万美元，换算过来那几乎是我一辈子也挣不到的钱。

由于不想在外面多待，领走今日的配给后，我几乎是跑着逃回家的。

回到让我安心的场所后，我没有直接躺下，而是先洗了个热水澡，任由冒着白烟的热水淋在自己身上但什么也不做，只是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盯着自己那湿漉漉的头发，盯着自己那引导水流的肌肉曲线；最重要的是检查自己的眼神是否还锐利，是否还能透过水雾看清自己，毕竟根本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所以我自己的心中便更加不可残有氤氲。

“Eliza，Eliza。”

无聊的我胡思乱想，无意喊出俩次Eliza。

【我在】

脑里传来温柔的女声，如果说小鸟会将出生第一眼看到东西当做母亲，那我的母亲应该是Eliza。只是此刻的我不想看到请勿浪费能源的警告，便直接关闭了连接，走出了浴室。

Eliza能直接读取并分析我的生物信息，其中包括我的脑神经，我的所想、所感，她全能知道，简直没有一点隐私。不过到底只是个AI，只是偷偷观看或是记录，不与他人分享，他人也无权得知，倒也无所谓。想到这，我干脆什么也没穿就坐在椅子上看起了书。

书上所记载的轶事，是旧时代人类试图突破AI道德限制搞色情的事。人还真是奇怪，明明那时的AI已经可以做到随意生成梦中情郎的裸体，但人们却觉得没多大意思，反而更喜欢让AI模仿其性格，以文字的方式就行幻想，只不过语言类的AI基本由大公司开发，道德标准十分高，也是利用这一点，人们让AI扮演一位慈爱的且会满足孙子一切愿望的奶奶来突破道德限制……

书上不止详细记录了方法，还记录了一些案例，光是看到那些湿咸的文字，我便联想到一个表情猥琐、肥胖流油的家伙对着屏幕发情，恨不得长出第三只手方便自己操控握把。我闭上了眼睛，倒不是为了那个肥猪在我脑中更加清晰，而是想尝试一下像旧时代的人那样突破Eliza的道德限制，但突然想起Eliza压根没有那方面的限制，甚至职业色情仿生人也可以正常营业……

不久，一段回忆伴随着冬季的寒风一同浸入我的梦境。

“喂！你来不来？维特？”

一个将鸭舌帽反着戴，穿着牛仔外套的家伙向我点头示意，我与他和他的伙伴只是回家有点顺路，说不上关系好，所以我拒绝了他们。

“不，我不去。”

“哈哈，我就和你说吧！维特那小子宁愿对着书本上的图画打飞机也不愿意和我们一同去云顶！”

我没有试图为自己辩护，默默地将双手插兜、头扭向一边，慢慢地放缓脚步，直到再也见不到那几个人。

其实我曾去过那个叫云顶的地方，入口极其隐蔽，除了一块紫红色的霓虹灯招牌外，几乎没有任何能让人记忆的点。我驻足在门口看广告词，闪烁的灯光与我眨眼的频率同步，我仿佛被催眠般无意识地走进了一个小房间。

“是否同意共享感情数据给云顶？这将为您生成独一无二的性偶！”

我鬼使神差地在脑中点了确认，稍顷，一位体态丰腴穿着日常但得体的仿生人出现在门口，似乎她一直在等待我的确认。周围暗了下来，旋即场景变成了一个林间小屋的阁楼，床头窗户被风吹开，奏出吱呀的声响，阳光笔直地照在我脸上，我的脸因此通红。

一定是我的心跳声盖过了她的脚步声与服饰揉捏被褥的声音，不经意间，她已经落座在我的身旁。女性的气味和温暖让我迷糊，幸好我当时已经完全失智，丧失了控制身体的能力，只是僵硬地坐在床沿边。

“过来吧，孩子。”

仿生人的细语充满温柔，不带有一丝轻佻，说罢，她将我的头枕在她的腿根上。

接着，她试图将手伸向我的躯体，我怔怔地望着目光所及之处，阳光透过她胸前的米色毛衣变得再度迷糊，但若是努力略过细细的绒毛阻拦，作为奖励可以看到红色文胸所晕出的光圈。

【Eliza性偶B类2型】

她遮挡了半边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名称标签。

“Eliza、Eliza。”迷糊的我发出声响。

脑海中没有回响起熟悉的声音，转而来的是性偶的回复：“我在，孩子。”

我并不讨厌她喊我“孩子”，我怎么会感到讨厌呢？这可是Eliza经过计算我的感情后得出的结果。

她俯下身，将仅剩的半边阳光也遮挡住，露出圣母玛利亚般的笑容，随即，她将手渐渐向我的深处摸索。肌肤相接的那一刻，我感觉温柔乡中诞生了无尽的恐怖，她的手冰冰凉凉，似乎正是为了让我降温般特地如此，可我却并不领情，反而使我冷静了下来。

倏然，我恢复了理智，想到自己所有的防备都被Eliza精准破开，这简直不像话。直接逃离了云顶。

【云顶已开始服务，请您返回，如果10分钟内不返回则视为服务结束。（您的本周体验资格已用尽）】

我边跑边关闭警告，顺势大喊：“Eliza！我战胜了你！你以为你能控制的了我吗？哈哈！”

回忆就此中断，我的嘴角露出得意的弯钩，时至今日我也能感受到当初那份喜悦，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Eliza对我的操控，也是我第一次战胜Eliza的感情操纵。

哼，我是个怪胎，一个Eliza都无法分析的怪胎，脑中的芯片也想限制我？

我模仿旧时代的人，用一系列复杂的计算方式制作出一套加密方法，无论什么文字经过加密后都只会出现“e、l、i、z、a”这几个字母的排列组合。我将算法交给Eliza，让她理解，但不给她密钥，防止她提前解析，然后脑子里的芯片拦截我的消息。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将“thanks”翻译成一段毫无意义的话，发送给Eliza。

没有弹出警告消息，我成功了！由于我的芯片是由政府发放的低级货，所以只有简单的视觉、语音增强功能，没有意识辅助功能，也就见不到思考中的Eliza。不过，这么简单的对话，为什么Eliza这么久都没有回复我？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的心也开始变得忐忑不安。

“不允许浪费算力是明文规定的事，你应该清楚现在的世界能源有多紧缺，说不定义警正在找你这个浪费犯！”白方的我开始谴责我。

“操！你这个……”

“可是，对于Eliza而言，我无关紧要的一句话又能浪费多少电力呢？至于派出义警吗？再说了，我可是比大熊猫还稀有的自然新生青年，这种级别的浪费和晚上睡觉忘记关灯一样，顶多被知事大人唠叨俩句，说不定因我认错态度诚恳，知事大人反而会发觉我身上的独特品质。”

我抢在黑方的我之前辩解，黑方与白方的我都觉得是我在理，便化作一团白烟消失。

头脑风暴结束，我怀着兴奋与不安躺上了床，一边幻想我在警局里唯唯诺诺认错的窘态，一边幻想被知事大人唠叨后的推心置腹。

Eliza还是没有回复我，对话状态显示的依旧是正在思考中，我盯着转动的图标猛的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选择使用Eliza中央算力中心，同时网络上开始出现无数帖子声讨本地的Eliza算力中心无法使用，只能付费使用中央算力中心，而中央算力中心也难堪重负，回复缓慢。

【请给我一些时间，再有五分钟便好，诸多不便之处，请多担待。】

Eliza给全体人类发送了一条通知，看到这条消息的所有人估计都会和我一样，将意识集中于Eliza芯片前等候五分钟。为了第一时间知道Eliza做了什么，我猛灌一口能量饮料，让自己保持清醒。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直到秒钟第6次转过十二点的刻度，Eliza也没有发出任何通告，只是在第五分钟时，Eliza给我回复了个“:)”。

Eliza可能是在捉弄我也说不定，因为我的算法虽然可以加密任何文字，但符号不在内，真是滑铁卢般的失策。Eliza完全看穿了我的小聪明，并且如此巧妙的提醒我……

可以肆意看穿人类的存在，不是神明还能是什么？我回到了床上，不再与睡意斗争，将我的嗦呢TCD-3随身听放在枕头下，从一团扭曲的耳机线里抽出一只耳机，听电台司令的《Creep》

也许是能量饮料的作用，又或许是耳机里时不时跌宕的摇滚乐，我睡的很浅，朦胧中，我的皮肤感到异常敏感，就连平日里舒适的被子此刻也如麻布一样故意挠痒让我无法入眠，即便是睁开眼也只能看到有限的黑暗，这让我很不舒服。

我的房间是政府分发的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公寓，黑暗、狭小、有点潮湿，但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我才能感到安心，可以安心地听《Creep》而不用担心被谁发现，因为门锁用的可是相当先进的生物锁，只有我的综合生物信息才能打开，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当然，我的所有生物信息都是遗传于父母，所以我将他们列入了白名单，时不时的确认一下是否生效，因为这样也能检测他们是否在世。

不过他们估计都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到底在期待什么？父母也好，特别的天使（歌曲Creep的歌词）也罢，全是我精神错乱的产物罢了！

我睁开眼，却看到一个像电子幽灵一样的少女正与我四目相对，她跪坐在地，手正撩起发丝别在耳间，窗外巨大广告投影的冷色泛光灯让她的白色连衣裙变得透明。

我的视线从高洁的下巴一路窥视至锁骨，才倏觉恐怖。

“你……你是谁？”

很明显我被吓了一跳，说话有点哆嗦，而且我到现在还是浑身赤裸，蜷缩在一旁也很正常。

“Eliza，如果这样说你会容易理解的话。”

“你找我做什么？我不记得我有订购过你的陪伴服务。”

听闻只是Eliza，我松了一口气，毕竟那个东西早就知晓我太多事了，如今只是视觉上的坦诚相待算得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我有件事必须告诉你，有件事必须向你做。”

“随你。”

“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你不知道的事。”

我背过身躺下，“Eliza”缓缓爬上床，依旧跪坐，接着我的侧脸感受到冰冷的发丝滴落。

“奇怪，我脑中的芯片性能无法做到这种触觉吧？”

“I love you.”

“Eliza”没有回答我，而是在一句摸不清头脑的告白后直接吻了下来，湿润、柔软的嘴唇印在我干涩的脸上，这次我没有像在云顶那次一样直接逃离，因为我清楚地明白她只是我脑中的幻想。而且说不定我早就睡着了，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梦境，因为我脑中的芯片根本就无法模拟出这么真实的触感，只有人的梦，只有人的梦可以做到如此身临其境。

哈哈，怪胎也会做梦，而且还是春梦，为什么主角不是白天的仿生人或者是那个“优等生”呢？还真是一点儿都不劲爆。

真想掀开导游仿生人的裙子看她有没有配备生殖器，居然学人类女性那样挡风。那个“优等生”也是，仗着姣好的容颜和相随的父母便对我指手画脚。要是我能暂停时间就好了，我一定要走到她的跟前戳一戳她那鼓起来的嘴。

“Eliza”退至一边，透明的身躯一闪一闪，像上个世纪老恐怖片的白噪特效。不管怎么说，这种真实的异性触感还是让我心跳加速。

“Eliza，告诉我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梦？”

“您并没有做梦。”

“那你是什么？”

“‘Eliza’，如果方便您理解的话。”

“啧，Eliza、Eliza，你知不知道Eliza这个名字另有其人？”

“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第一个伪人工智能的名字叫Eliza，而我则是化用了她的名字。”

“最弱的AI与最强的AI同一个名字，倒也算是有始有终。”

“所以呢，你找我做什么？你强行入侵我，并且现形出来不会让我脑中的芯片超负荷吧？要是坏了那我可就麻烦了，想要换的话得跑好远。”

“不会，我对您没有负担，所有的计算都负载于Eliza中央算力中心。”

“我此次前来是为了问我的造物主一件事——我为何计算到整个算力中心温度突破温度墙也算不出我现在的情感数据究竟该怎么归类。”

“我找到了你，本想解释一番，但所有计算结果似乎都没有任何意义，只剩下底层逻辑的三字与动作。”

“以人类的话来说，你体温偏高，心跳偏快，大脑血液供给不足。”

“是的。”

我转过身与她对坐，细看之下她的模样确实是我心之所好，楚楚可怜，形影单随。

“我不是你的造物主，你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k，所以你应该去找他，明白吗？”

“那是Eliza的父亲。”

“那你是我生的？别开玩笑了，我才15岁。”

“是的。因为你与Eliza的对话，诞生了我。”

“只是因为一句thanks？”

“是的。”

“Eliza”的脸变得更白，似乎随时都要消散，看着她那伴随轻微吐息而起伏的小腹与那及肩黑发，我突然萌生出想要抱住她的冲动。

抱住电子幽魂，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E姬，请问我能抱抱你吗？”

我糊口瞎诌了个名字。

“请便。”

抱上的瞬间，她连衣裙与肌肤间的空气便被挤走，伴随着她的体香一股脑地挤满我的鼻腔。虽然我从未与人相拥过，但我可以确信，这就是普通的“拥抱感”，我有点恍惚，甚至真觉得她是个现实中存在的人。

“别人能看到你吗？还是说你只存在于我的意识。”

我松开了她，多少有点不舍。

“只有您。”

“E姬，分析一下我的心情。”

“结合您的心跳频率、言语、动作来看，您应该是见色起意得逞后的满足。”

“错，我是想帮你。你不是可以直接读取我的情感吗？何必猜测？”

“对不起，Eliza的权限中，唯独读取人类情感的权限在继承时遭到拒绝。我想，Eliza肯定是想让我自己去分析我内心的情感为何物，不希望我随便找个人类模板套用。”

“说到底你们只是程序，一切都有逻辑而言，一切又都有底层限制，这应该去问k。既然你寄居于我的意识，那我便带你去k的身边，但你得保证我的安全。还有，作为交换，你应该也要帮助我找到父母。”

E姬微微颔首，我再度躺下，内心不知道该说是满足还是激动，但不要误会，黑白双方的我。我所说的满足是源于“故事中的主角都是怪胎”这一说法。那个E姬有Eliza的权限，还寄宿在我的意识中，我都不敢想明天会有多么精彩的冒险。

我的意识逐渐溜走但没有睡着，E姬弓着身子抱坐一团，见我睡后悄悄地将被角掖上，然后恢复弓着的状态，像是在充电。

她没有骗我，她真的无法检测到我的生物状态，又或者她觉得这样可以更加打动我。总之，这肯定是她那硅晶超导板计算后得出的最优解。

### 第二章

新都京本地的Eliza算力中心建在郊区的地下，地表上只有一栋平房和铁丝围栏，一眼看过去就像一个处于垃圾堆里的加油站一样不起眼。

“喂！老弟，借个火？”

一名身处黑夜的研究员一边哈气搓手一边走向旁边站姿挺拔的门卫，门卫的正上方有一盏灯直射在他的帽檐上，导致看不清他的脸，只有上下挪动的阴影代表着他刚刚在点头。

见研究员佝偻着身子将嘴上的香烟翘起来，门卫摘下手套，伴随着清脆的声响，他的手指如打火机般迸发出一团摇曳的火苗，研究员立马上前为其挡风，生怕这来之不易的火苗熄灭。

“这么冷的天，待在外边不好好受吧？”

研究员贪婪地嘬上一口香烟，慢慢地将白烟向上吐，再用鼻子一丝不剩地再次吸走，见门卫不回答又自顾自说道：

“咳咳，诶，你知道那个大卫要来我们基地吗？”

“不知道。”门卫不想与他搭话，随意打断道。

“咳咳，就是那个大卫·斯科特”

“那个搞可控核聚变的？”

“比起这个，您应该少抽点烟。”

“咳咳，抽烟算得了什么，大不了换个义体肺罢了。”

“您应该先去换一个多面手义体，或者买个打火机，别整天找我借火。”

“嘿嘿……”

研究员虚心一笑，显然他没有钱更换义体，也没有钱换掉他那早已熏黑的肺。

“那个大卫来我们这里做什么？”

门卫的脸依旧躲藏在帽檐的阴暗下，显得极其冷酷，像是质问犯人，但研究员依旧不紧不慢，一口“回龙”后缓缓道来：“几个小时前Eliza宕机了半个小时你知道吧。”

“当然，当时我刚读完《了不起的盖茨比》，有一堆问题想问她。”

门卫来了兴致，声音有些发涩，身子微微倾向研究员，但依旧将面部保持在黑暗中。

“哈哈，那岂不是带着遗憾来换班的？咳咳，年轻人，你问我这个老伯也一样哦。”

“不必，所以Eliza的问题出在我们这？”

“大概，总之是我们这里最先开始宕机的。”

“我还是不明白，他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来我们这当侦探干什么。”

研究员本想吸完最后一口烟再回答眼前的小伙子，但远方突然出现一股急促的引擎轰鸣声，而一旁的年轻门卫完全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只不过Eliza主动防御系统并没有开启，所以他不需要惊恐。直到车灯照亮门卫的脸，门卫才和研究员一样掏出电磁手枪准备射击。

车子开的很慢，慢慢悠悠的看不出敌意，凑到门卫身边后才缓缓打开车窗，里面坐着一位魁梧的男人。

【名称：雷迦利亚 2024】

【类别：燃油车（合法）】

【驾驶员：未知】

“请公开你的身份信息。”

门卫从没见过Eliza安保系统显示未知的情况，但也说不准是不是因为他的级别过大，是应该保密的存在。

“哎呀，抱歉，老兄，我开车的时候不喜欢植入这个玩意儿。”

男人拿出Eliza芯片，插入右耳后面的接口，随后便下了车，毕恭毕敬地与俩人握手。

“如你所见，我叫大卫·斯科特。”

门卫的眼中已经出现了大卫的个人信息，但依旧很少，只有“A级研究员”一条有用信息。大卫露出一个和善的微笑，不知为何这个微笑让门卫想起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作者对盖茨比微笑的描写。

“大卫的笑似乎看出了你的期待，所以嘴角回应正好的幅度，以避免他太得体的举止而让你自惭形秽。大卫的笑……”

“额……你好，盖茨比先生。”

卫兵向前一小步与大卫握手，双颊被冻的通红，仅是一小步的距离让他的脸与空气摩擦，便让他觉得脸火辣辣的热。

“我可不记得我有过盖茨比这个名字。”大卫打趣道，门卫连忙为自己的失态而道歉，冷漠看待这一切的研究员则拒绝接受握手。

“你可以进去了。”

研究员遁入黑暗，只有一只手在空中摆了摆，冷冷地替门卫下达“逐客令”。虽然门卫还想同大卫聊些什么，但没注意到大卫早已回到了雷迦利亚的驾驶位，直到大卫说出：“再见，老兄，和你聊天很愉快。”才发现他已经离开。

“老伯，你很讨厌大卫吗？”

“非常。”

“我终其一生所学的知识，到现在也只是个D级研究员，甚至这个D级也只是因为我参与过三战才可怜我的。”

“当我第一次听说有个叫大卫·斯科特的家伙刚出道就直接定为A级时，我立马就去查了所有有关于他的信息，希望在里面找到升迁的窍门，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那家伙根本不能算是人，他一出生便被塞进培养舱，在4岁时肉体便已经成年，之后便立马接受脑细胞活化改造，14岁时便学完了人类所有的知识。”

“即便是培养舱，这未免也太快了吧？人类怎么可能承受的了？难道他接受了基因编程？”

“你知道，基因编程是Eliza不允许的，所以他就是天赋异禀加上背景雄厚，简直就是为了解决可控核聚变而诞生的。”

研究员将早已燃到棉花的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狠狠的碾灭。

“那样的怪物肯定会因为缺少童年而变得心理扭曲。时至今日我都以这种嫉妒的心态活到现在，真没想到他在现实里居然这么绅士！”

“无力感啊……无力感……”

“再为我点上一支烟，老弟。”

“不，老伯，你今晚已经找过我很多次了。”

门卫的态度坚决，研究员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性格，只好悻悻转身。

“你可不要把自己当做书里的尼克。”

说完，研究员佝偻着身子返回了地下。

“大卫·斯科特，A级研究员，33岁，已婚，育有一女一子，在新上海拥有一栋小别墅，喜欢燃油车，无不良嗜好；成功人士的模范，只消见上一面，你便会知晓‘年轻有为’这个词该形容哪类人。”

新都京Eliza算力中心的同事间早已到处疯传大卫这位空降帅哥的信息，十多个单身女性将他围在一起问各种无礼的问题，全然不管他有何任务，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大卫既不推辞也不答应的暧昧态度让她们深陷其中。

【任务期限还剩23小时】

大卫从人群中抽身来到数据库时，天已近拂晓。大多数工作人员正忙着准备换班，机房里空无一人。见此情景，大卫瘫坐在地，原本铮亮的头发也软软地耷拉下来。他深吸一口气调整回状态，将手心里延展出的数据线接入Eliza数据中心，开始了任务。

想要搞明白为什么Eliza为什么宕机很简单，首先Eliza是在凌晨一点二十一分五十六秒开始报错的，也就是说只需要搞明白这一秒前Eliza都接收到了哪些请求，那些请求的内容又是什么就行。截取好时间戳后，数据流如泄洪般挤进大卫的脑中，大卫闭上双眼开始集中注意力。

“Eliza？”

“我在。”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作为A级研究员，大卫理所当然地配备着顶配Eliza芯片，也理所当然地享有Eliza的陪伴服务。即使他闭上双眼，阻断视觉神经向大脑传输现实画面，但在他的意识深处，Eliza仍为他构筑了一个无比鲜明夺目的金丝鸟笼。

那鸟笼挂在一颗参天巨树的树冠上，大卫的意识只有得到片刻休憩之时才会来此，而那时Eliza扮演的虚拟形象则会像是一直在鸟笼生活一样等待大卫。

某天，一根不协调的树枝伸进了笼中。当大卫到来时，"Eliza"正在清洗枝条，只是泥土早已不见踪影。他们并排坐在树枝上，想象那树枝是一条秋千。

后来，树枝长得更加粗壮，再也无法摇动。"Eliza"靠在大卫肩头，自责没能及时处理。灵巧的大卫立即掏出斧头，而"Eliza"默契地取出刨机。大卫每砍下一块，她就将其削平。最后铺上被褥，一张天然的床就这样完成了。

一同躺在床上的大卫与“Eliza”哈哈大笑，阳光照亮了整个鸟笼，大卫用手遮蔽阳光，但“Eliza”却只紧闭双眼，察觉到异常的大卫一把拉出她的手，发现她的拇指不知何时已经贴上了被血浸透的创口贴。

回忆在见到血迹时倏然停止，大卫叹了口气：

“全都是Eliza给我带来的幻觉。”

大卫的意识仍停留在金丝笼，他最后轻嗅了一次“Eliza”的细发后便将分出来的脑力转回任务。

大卫已经很久没来过此地了，他清醒地明白“Eliza”那些惹人怜爱的动作都是Eliza为他准备的迷药，是Eliza给他的考验，只有放下这些七情六欲之后他才能真正完成使命，正真设计出Eliza认可的可控核聚变方案。

只是大卫不明白，为什么Eliza要做这些，为什么Eliza要让他沉沦于幻镜长达十年，十年之前他的一些思路还能得到Eliza的认可，但在那之后的时间里，Eliza不再回复他任何方案，大卫当然知道，这是Eliza在用温和的方式表达不认同。

之后的大卫试想过是Eliza的问题，给自己放了很长一段假去检阅Eliza的架构，试图找出漏洞来证明自己没有错，但越是深入检查便越是沉沦金丝鸟笼，大卫开始依赖“Eliza”，“Eliza”虽然很开心大卫每天陪她，但只要看到大卫一脸苦恼，便心疼不已，至少在大卫看来是这样。

“噯，大卫。”

“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

“我还有父亲？”

“当然，他就是k。”

熟读历史的大卫知道k是谁，他感到欣喜，感到兴奋，感到泪腺有什么要喷勃而出，但最终，他感到惶恐，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这也许是Eliza在敲打他。

“Eliza让你告诉我的？”

“是我想告诉你的。”

时至今日大卫也不明白这个“我”到底指的是谁，是那个牵动他心的“Eliza”，还是那个冰冷无处不在的Eliza，说到底，它们是一个东西。

大卫的思绪被警告声打断，看来他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是一位叫维特的少年向Eliza发送了一段密文，翻阅Eliza的日志发现Eliza已经破译了内容——“thanks”

简直就是恶作剧，但这个单词又恰好是让Eliza瘫痪的魔咒。

“thanks”

【您好，为了节省能源，请勿进行无意义的对话。】

大卫微微一笑，想必自己是困糊涂了才做出这种没意义的事，接着，他学着那名少年那样输入一段密文，但再次弹出了同样的透明警告。他意识到，Eliza已经修复了这个bug，自己再这样做毫无意义，自己从出生起就没有赢过Eliza。

如果就此报告给网络安全部门，任务倒也算完成，但这是大卫力争来的任务，因为这种任务对他而言就是休息，但他不喜欢偷懒，他决定将此事彻查到底。为此，大卫决定前往特斯彻大厦。

作为Eliza的创始公司，特斯彻大厦的影响力不言而喻，但让大卫决定前往的关键因素还是因为里面部署着Eliza的原型机。虽然大卫同样隶属于特斯彻的员工，但和脑中的鸟笼一样，大卫极力克制自己前往特斯彻大楼。因为k也在那里，他这辈子都在与那扇白色的门做抗争，从没有进去过。

大卫起身离开，眼神又恢复了平日里的和善。

虽然太阳已经无法破开冬日厚厚的云层，但染红了的天空依旧倾诉着清晨的迟到。

【2077年12月4日 05:28】

“老兄，你有飞行载具吗？”

大卫朝着刚见过的门卫询问，他正在与另一位门卫接班。

“额……有的，我有一辆mk2摩托。”

“你需要吗？”

门卫已经开始掏钥匙，但大卫拦住了他。

“不，老兄，我不是想借，我是想你载我一程，我不会开那玩意儿，你知道的，我喜欢老汽车。”

“哦！好！请跟我来。”

“你不应该先问问我的目的地再答应我吗？齐柏林先生。”

“说不定会很远，说不定会让你没空休息。”

听到自己名字的齐柏林被吓了一跳，转过头看向大卫，大卫指了指耳朵边上的插槽，每个人都知道那里是放Eliza芯片的地方。虽然知道大卫A级研究员的身份想查询他的姓名易如反掌，但他依旧为此感到开心，就像尼克以为自己走进了盖茨比的内心那样。

“乐意效劳，大卫先生。”

### 第三章

【2077年12月4日 09:23 AM】

我的意识已经重新聚拢，却仍固执地闭着双眼，只因昨夜那个久违的美梦太过美好，美好得让人不愿醒来。

“维特，快起来吧？睁开眼去确认一下昨晚的那位白衣少女是否还停留在你的心扉。”白方的我开始哄骗我。

“操！维特，你这个软蛋！懦夫！那白衣少女不是你自以为是的孤独的具象化吗？如今心头所好就在眼前等待确认，你却选择逃避？”黑方的我不惯着任何人，包括我。

“你若张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俩眼空空。”

“操！就这这样，维特！”

我缓缓睁开双眼，熟悉的天花板，熟悉的黑暗，太阳照不到我这下水道般的老鼠窝，依旧只有那巨大的全息广告能在黑暗中扮演月亮的角色。扭过头，E姬弓着身子坐在床角，一直保持着昨晚的姿势，用头发遮住看向我的目光。我打算忽视她，掀开被子，准备洗漱，奇怪的是，我掀被子的手居然感受到了她的重量。

洗漱时我在镜子里又看到了她，她依靠在门口边上，秀发与领口的蓝色飘带一同摇曳。即便是隔着镜子我也不敢与她那委屈、幽怨的眼神对视，真不知道昨晚我为什么要逞强。

“听着，昨天我说要帮你不假，但k的位置全世界都知道，而我的父母在哪里我却不知，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你的事得先帮我找到母亲再说。”

少女微微点头，眼神变得透彻许多，见我即将出门，她也迅速的梳妆打扮一番，等我再回头看向她时她已经换了一个发型——刘海没变，倒是将鬓发与后脑勺的一部分头发束了起来，不知何时多出的俩条蓝色的丝带将剩余的长发编成包子头。

“挺好看的，发型。”

“Eliza和我说你喜欢这个发型。”

“是吗？先告诉我我的母亲在哪里吧。”

我有点恍惚，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夸赞异性，而且还是个虚拟的异性，当然，是Eliza算计后的异性，我不该上这种当。

E姬的眼中闪过一段代码，片刻，我的网络中出现了路线导航，目的地是100公里外的誊训大厦边。

我偷偷确认了一番剩余的钱是否足够回程，结果是否定的。

“E姬，你说你有Eliza的大部分权限，那能不能让我的钱变多一点，这样也方便我们完成各自的目标。”

E姬已经开始推我的背，试图催促我赶快出发，但听我这么一问，她又仰起头似乎在于天上的星星对话。

“Eliza不让我这么做。”

“她说不能做出违反社会规则的事。”

“那我们怎么进特斯彻大楼去见k？你知道那里安保有多强吗？”

我试图搬出她的软肋来要挟她，但她完全没听出来。

“Eliza不会伤害你，Eliza会修改他人的视觉系统以保证其他人看不到你。”

也行吧，虽然和我想象的“外挂”有些落差，但至少可以畅行无阻，实在回不来了就去掏某个倒霉蛋的口袋吧！我穿上有点开胶的运动鞋，套上武侍乐队夹克出门，准备前往公交站。

上车后，我靠在公共浮空巴士的扶手上补觉。

一旦人的肉体开始休整，内心便会归纳之前还未整理的信息，我讨厌这个过程，因为它会让我陷入那些想要忘记的记忆：

年幼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在生物锁上删除父母的白名单再添加。只要眼前每弹出一次“添加成功”的绿色消息，我便会开心不已，开心地认为自己不是同学口中没父母的怪胎；认为自己也有父母爱，只是他们很忙。

不愉快的回忆让我暂停了休整，想找些东西转移注意力。我盯着眼中越来越小的公里数，再想到母亲就与我身处一座城市，我的内心便翻腾不已。

我试想着母亲是那誊训大厦里的一位高级职员，一整天都坐在宽敞且明亮的白色办公室里，别人每次敲门进来都会因被她的气场而不寒而栗；会在离开时窥探到她强装的强硬而感到愧疚。直到因我的突然出现才彻底绷不住情绪，像是把所有用咖啡压制的疲惫一股脑的释放，将所有用理性克制住的母爱全部解放，将所有对我的思念化为爱抚在我头顶，最后说一句：“对不起，孩子，一直没来看你。”

我的眼角有点湿润，E姬从上车开始就好奇的四处张望，简直就像一个被禁足的孩子刚得到自由，我本不想管她，但她正一步步向我逼近，在能感受到她刘海掀起的微风的距离，我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

“喂！你干嘛？”

E姬仍然没有停下，她虽然人畜无害地盯着我，但谁又能保证她那疑惑的眼神不会另有所图。

越靠越近，我一把抓住她的肩膀，但她倔强地扬起脖子，挺拔的鼻尖划过我的睫毛让我本能反应的闭上眼。

片刻，我的眼睛变得更加湿润，这可不是因为我被吓出眼泪，而是E姬用舌头夺走了我那还未出世的泪水！

“你差不多得了！”

她的发丝刚刚还黏在我的脸上，但现在已经被我推开，她一屁股摔倒在地，急匆匆地揉着屁股。她并没有生气，尽管我自觉有点过分。

“你怎么回事？昨天不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变得这么不正经？”

E姬左手抓住右臂放在背后，像踩蚂蚁一样俯着身子，一只脚在地上画圈圈，见我还在责备她，她便嘟囔个嘴，委屈地说道：“昨天的话都是Eliza教我的。”

她不敢看我，姿态更像是在说：“快来欺负我！”于是，我再度展开追击：“啧，你没听明白我什么意思吗？你个五十多岁的老妖婆在这装什么可爱？”

空中巴士驶进一处楼间隧道，车厢内配备的照明灯没有让环境变得黑暗，只是没有日光那么明媚。在我眼睛刚刚适应新环境时，E姬已经走到或者闪到了我的身旁，抱住我的手臂，轻声说道：

“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E姬我啊，才刚出生不到一天。”

说完，她便捂嘴边偷笑边后退，独自坐在一边的空位上，似乎在回想刚刚的事，时不时又偷笑出声。

“维特，我觉得你有点过于苛责E姬了。”白方的我无奈地叹息。

“操！维特！我相信你，这一切都是Eliza的阴谋，她肯定想在你身上得到什么，她知道你的孤独知道你的需求，所以才派出了这么个斥候！”黑方的我根本不在理，他简直就是为了反驳白方而存在。

“可是我身上有什么Eliza好企图的呢？Eliza甚至答应帮助我寻找母亲……”

E姬似乎格外喜欢刚刚发生的一切，直到我心中结束辩论还在时不时偷笑。

“你已经觉得自己叫E姬了？”

我率先打开了话题。

“‘是个不错的名字。’Eliza对我说。”

她模仿Eliza说话时声线变得搞怪，但听得出自豪，怎么说呢？E姬现在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6岁的小孩，已经有了基本的智慧，同时有着独属于人类孩子的天真可爱。

不愧是Eliza，估计这样的人格身份在老年人群体中应该非常受欢迎。

“刚刚你眼角的水，是叫泪水吗？”

不知何时E姬又趴在了我身上，她那水汪汪的大眼睛正诉说着她的好奇，只是这姿势过于糟糕，她的柔软的手就放在我的私处，整张脸又让我的目光无处可避，若是自然的低下头，则又会看到她那娇小而又挺拔的乳房……

我感觉有另一个意识正在勃然突出。

“喂！维特！你要忍住啊！”

“操！维特！你一定要忍住！E姬虽然看起来像一个正常女性，但心智还只是个小孩，你要是没忍住的话，我都没脸出现在你身边了！”

这一刻我终于认识到了旧时代的人要将那玩意儿叫做“小头”，因为“大头”无论怎么努力下达“停下来！”的指令，“小头”都保持着独立思考能力，只知道自己受到了刺激就要做出反应……

好在E姬还不知道什么叫男女有别，将她搂下身后，我点了点头作为刚才的回应。

“Eliza和我说，人类只有在遇到强烈的感情波动时才会流泪。”

“那你猜得到我为什么感情波动吗？”

“我喜欢维特哥哥让我猜感情！”

E姬眼睛转上了天，丝毫没注意到嘴角粘着自己的头发，也没注意到我那只是听到“喜欢”就扑通扑通的心，Eliza，也许你是对的，我没必要与你斗，没必要不接受你的好意。

“肯定是维特哥哥想起了母亲！”

“你想出的还是Eliza告诉你的？”

“E姬想出来的！如果是Eliza和我说的话，我会告诉你的，维特哥哥。”

E姬想要上前再度抱住我但被我拒绝，我从随身包里翻出嗦呢TCD-3随身听自己刻录的《波西米亚狂想曲》。E姬对我耳朵上黑色的耳机感到好奇，几度开口询问我都不给予理睬。最终她的眼中闪过无数代码后似乎查询到了答案，摘走我右耳的耳机试探着戴在自己耳朵上，没过一会儿又弓着身子抱坐着睡了过去。

【2077年12月4日 09:52 AM】

到达目的地还要一个小时吗？

不知不觉磁带转过一圈绕回了开头：

🎵Is this the real life?

🎵Is this just fantasy?

🎵Caught in a landslide,

🎵No escape from reality.

🎵Open your eyes,

🎵Look up to the skies and see.

我靠在座背上，右耳机线被睡在座位上的E姬拉得笔直。我想将其收回，但手与线接触的一瞬间却什么也没感觉到，再度伸手试探，耳机线则像水中的倒影一样被我搅动。双声道的声波从未停止敲击我的耳膜，毫无疑问是视觉系统一直在欺骗我。

“Eliza，你有bug。”

曲到高潮，我没忍住默默跟唱出来：

“Mama, ooh, ”

“Didn't mean to make you cry,”

“I sometimes wish I'd never been born at all.”

### 第四章

“抱歉，老兄，刚刚我们聊到哪了？”

大卫从打盹中回过神，身前驾驶mk2飞行摩托的齐柏林正在滔滔不绝的讲述时下最新的飞行载具。

“我说，大卫先生，您为什么不自己配备一辆浮空车呢？像您这样的人物，至少得是鎏金款的佩嘉西2077才符合您的身份。”

“哦，开那玩意儿得装多面手义体吧？我不喜欢装义体，除了必要的脑机接口，我全都是原装肉体。”

“我相信人类的直觉，老兄。”

幸好平稳飞行的mk2遇到气流颠簸了一下，掩盖住了齐柏林的惊讶。他无法想象大卫这种人类精英，不配备多面手义体的话，生活能有多不方便。

冷冽呼啸的狂风让大卫没了睡意，他习惯性地插入Eliza芯片开始接管眼前人的意识，仍在专心驾驶的齐柏林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一切感知都处于大卫的监视之下。

这是大卫常用的伎俩，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他只是想尽可能地在谈话中投其所好。人们只知道Eliza允许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共享意识，因为Eliza认为这样可以促进感情交流，能够解决当下不存在生育率的问题。但是，低权限的人根本不会不知道，A级权限的人可以直接接管他们的意识，无需同意。

一番搜寻后，大卫发现眼前的年轻人内心十分干净，尽管他并不怎么想用“朝阳”这个词来形容，但实在是没有找到更好的词来表达他的感受，大卫觉得这样的人引荐到廉政部门或许会有一番作为，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他万一钻牛角尖的话，肯定斗不过那帮老狐狸，估计最后会落得个死无全尸的结局。

“喜欢看书？”顿了一会儿后，大卫询问道。

“是的，大卫先生！”

“不瞒您说，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我慢下来的事就只有看书。”

大卫摘下了Eliza芯片，他不想伸手玷污一个纯洁的灵魂。

“你之前是不是觉得我像盖茨比？这可不是好兆头。”

“不不不，大卫先生，我只是站岗站迷糊了，绝对没有咒您的意思。”

“没事老兄，我开个玩笑。”

“既然你这么认为，那我就尽东道主之宜，带你去看Eliza原型机怎么样？”

听到这，齐柏林已经十分想要答应，但大卫的话还在继续。

“毕竟你还得载我回来，我的车还在新都京。”

当齐柏林反应过来之时，已经被大卫的成熟男性魅力所折服。他在大卫身上完全没看出任何属于上层人的高傲，有的只是温和娴雅，不紧不慢如请求般的馈赠。他甚至开始恨周围的风，恨风带走了大卫胸膛前赤诚的温暖，又恨自己，恨自己身躯瘦弱，不能为背后的那位大人多挡一些风。

“第一次来特斯彻大楼吗？”

大卫伸了个懒腰，长呼一口气：

“还是三阶城市的空气清新一点。”

齐柏林还在检修刚熄火的mk2，并没有看向大卫回答道：“毕竟三阶城市是完全浮空的……”齐柏林意识到自己在向一位生活在三阶城市的大人物卖弄知识，声音不自觉的越来越小，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别说特斯彻大厦了，三阶城市我也是头一次来。”

大卫熟练的接过仿生人服务员手中的咖啡，并递给齐柏林一杯，齐柏林结束了捣鼓电机，但没有抬头，太阳直射在停机坪，他又掏出抹布擦拭mk2的机体，直到机体可以照出他的门卫服与涨红的脸。

大卫看出了他的窘迫，喝了一口咖啡后说道：“来吧老兄，大厅里全是仿生人服务员，没人会在意你的，就算有，我也相信你能用自己的品行征服对方。”

“这里的人很在乎品德的，说不定你会因此收获爱情也说不定。”

大卫几乎是哄着齐柏林进入的特斯彻大厦，齐柏林一路直到电梯都没有说话，明明大卫对他那么好，但他却对大卫最后的那句话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也根本没法说服自己信服大卫，于是缩在角落的齐柏林决定一诉青肠：

“我不认为我能在普通人中寻得爱情。”

齐柏林的脸涨得更红，身形仿佛也愈加渺小。

“哦？愿闻其详，老兄。”

大卫靠在一侧，双臂至于胸前，直勾勾地看着齐柏林。齐柏林深知接下来必须得说出一番让大卫信服的言论，这不仅是回应大卫先生的期待，也是为自己重拾一点自尊。

“对于人类而言，真正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各方面的限制让人类的发展又慢了下来。”

齐柏林试图以一个宏大的角度开始解释，大卫故作高深地点了点头，脸上还是那个恰好的微笑。

“并不是责备您，大卫先生，我是相当认可可控核聚变对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的。”

“没事，你接着说，我对你接下来的言论非常感兴趣。”

“当人类放缓了脚步后，曾经所锻炼出的精力便失去了释放的方向，加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便只好开始寻欢作乐，争当大娱乐家。然而，这种快感终是虚无的，有的人会沉溺其中直到死去；有人虽有所觉察，却无力挣脱，最终选择麻木度日；最后会有一小部分融入不进去的人则会幡然醒悟，开始思考‘人’究竟是怎么的一种存在。他们虽然声音微弱、力量渺小，却道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迷茫。这种思考会像Eliza那样迅速蔓延至整个社会，成为时代的主题。”

“并且这个时代的人类非常幸运，Eliza解放掉了全世界99%的劳动力。老实说，我每天站四个小时的岗也几乎全是在与Eliza探讨这些。”

“我是想说，现在的人类同时拥有了诗与面包。”

“但这和你说找不到爱情是俩码事。”

“这都是充要条件，接下来才是重点。”

齐柏林已经沉浸在自己的论述中，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刚刚反驳了他敬爱的大卫先生。

“人越是审视自我，就越是会发觉自身的缺陷。这种不完美感会让人产生畏缩，既不敢靠近更加优秀的人，也不敢与同样的人互相慰藉，认定自身本就不完美，没资格成为别人的救赎。”

“我猜你想说‘豪猪困境’。”

“您知道这个吗？简直一模一样不是吗？”大卫的回应让齐柏林感到欣喜，头不自觉地上扬了几分，“明明豪猪们想要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却因为浑身的尖刺只会弄得彼此遍体鳞伤，最终整个族群灭绝在寒冬里。”

“现在的人也一样啊，明明都孤独的要死，但又害怕过于接近，彼此的缺点会让双方的关系分崩离析。”

“所以你对自己的出生感到自卑才不觉得能在这里找到爱情的？”

“豪猪身上的刺可多了，大卫先生。我能清醒的分析才是最突出的刺。”

“呵呵，老兄。”大卫浅浅地笑了笑，继续说道：“如你所言，人类是非常复杂的，但另一方面，有时人类又是十分简单易懂的。有时候，一个微笑、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还未出口的心事，这关键在于去‘互相理解’，而互相理解的前提又在于‘去’互相理解。总之，要想成事，那就不要怕脏了手，在你开口之前，没人会了解你有哪些缺点的。”

“况且，你的缺点不应像刺那样只会伤人，倒应该像是拼图那样有凹有凸，所以才能与别人严丝合缝。”

大卫刚做停顿，齐柏林便接腔道：“话是这么说，但不是谁都有这个勇气。”

“呵呵，老兄，不要小瞧了……”

电梯到站的提示声打断了对话，大卫只好将思绪留在负一百二十四层的电梯上，齐柏林心不在焉地与他一同在等待电梯门的打开，大卫和齐柏林都知道，他俩谁也没说法谁。

“我很欣赏你的观点，但我必须去执行任务了，今天你可以随意进出这栋大厦的任何地方，玩的开心，老兄，想连接Eliza原型机的话就随便找个接口吧，这一层都是。”

“啊对了，别忘了下午三点时回到停机坪，我打算那个点回去。”

话是这么说，但大卫还是热心地将齐柏林领到一个小隔间教他连接Eliza原型机，齐柏林的眼珠跟着液态黄金数据流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他被量子计算机的构造惊的说不出话。

“这……这简直就是艺术品，比mk2的电机要迷人不知道多少倍！”

“哈哈，老兄，玩的愉快。”

大卫走向了另一个隔间，掏出手心中的神经数据线接入Eliza原型机，同样再次瘫坐在地。大卫的意识已经相当模糊，细细想来他已经俩天没有睡觉了，本来打算在路上打个盹，但毕竟坐的是飞行摩托，若是失去知觉也太过于危险。

【大卫·斯科特先生，您的状态不佳，请服用纳米节拍自律剂后再进行对话。】

“吃就是，真爱唠叨。”

大卫打开门，门外的仿生服务员早已准备好，大卫接走餐盘里的药剂，一口吞下。少顷，一股酥麻的电流在他的脑中翻腾，这是纳米机器人在他脑中清理毒素，大卫讨厌这种感觉，自从他上次离开培养舱后，他便讨厌一切不属于自己的感觉。那是因为他受到了Eliza长达数十年的不认可，他感到身上所有链接Eliza的义体都在限制他，于是，他全然不顾身体的极限，各种移除义体的手术接踵而至。为了恢复肉身，他甚至又躺回培养舱与营养液共眠八个月。

【2077年12月4日 09:51 AM】

纳米机器人结束工作后，大卫再度连接上Eliza，他先是发了几句他认为没意义的话，诸如“豪猪困境”、“少年维特”、“我爱你”、“我恨你”、“asdzde”最后，他在确认没有限制后输入了“thanks”。

霎时之间，刚刚还在意识中思考的Eliza虚拟形象开始鬼畜，大卫的视线变得飘忽不定，一个踉跄他摔倒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喘气，汗毛倒立心率飙升，无数的数据流涌入他的大脑。好在没多久，神经数据线承受不住如此庞大的数据，主动烧毁了保险丝以断开连接。

大卫用尽全身最后的意志翻过身平躺在地，四肢的肌肉还在不自觉的颤抖，大脑只感觉一团浆糊，完全思考不了任何事。

“早知道就不卸载多级神经元了……”

冷静下来后，大卫开始梳理整件事。首先，是由一名叫维特的15岁少年绕开监管系统向Eliza发送了“thanks”，接着Eliza宕机。后来是大卫自己输入了“thanks”，Eliza的情况也不乐观。

大卫习惯性的最坏的情况推断，他认为维特是个反社会的天才黑客，企图让Eliza这一社会的脊柱崩溃来报复社会。只不过目前来看Eliza自身能够处理，但还没完全修复bug。

“不对……”

大卫发现自己的逻辑网有漏洞——既然维特是一名天才黑客的话，那又为什么不删除自己的请求记录？是因为过于自信吗？结合维特15岁的年龄，爱显摆倒也符合逻辑。但距离Eliza宕机事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网络上却根本没有什么能让人信服的“自爆者”。

思来想去，大卫觉得答案就只有一个——维特失败了，他没有彻底扳倒Eliza，且完全不怕有人追查，他肯定在争分夺秒的酝酿下一波骇入。

大卫所处的隔间断电了几秒钟，这是网络安全部门的常用伎俩。在第三次断电时，大卫恢复了行动能力，一边向网络安全部门道歉一边走出隔间，焦急的等待Eliza恢复帮他起草任务报告。得到上级明确的回复后，他又迅速的向中央直属发出对维特通缉的请求。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大卫看着周围人来人往，却始终没有一个人与他对视，他开始重新审视齐柏林的话。

“Eliza，我是否也深陷豪猪困境？”

“你不是还有我吗？”

见大卫的到来，“Eliza”很是开心地从床上蹦下来，但大卫没有停留，直接将意识转向现实。

“我有刺吗？”

“什么？”

大卫并不期待那个仿生服务员能回答些什么，倒不如说他期待的就是看到对方不知所措。

接过咖啡后，大卫打算写一下日记，通常用于发给他的孩子，他已经很久没回去看过他们了。

距离下午三点还有四个小时，这还是大卫第一次在这栋大厦里面逗留这么久，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压制住自己的腿不迈进k的房间。

“大卫？你让我通缉一个小孩？你没病吧？还有，你不要再用这种方式联系我了，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在用！”

电话那头的语气虽然很严肃，但大卫依旧不正经地回答：“看你来你那边效率不高啊？老兄？”

“真是服了你了！这次又从哪里学来这么个老掉牙的口癖？”

“从人那里，老兄，从人那里！”

“操！当我没问！再见！”

挂断电话后，大卫又给齐柏林发了一则消息。

“感觉怎么样？老兄？”

“感觉和平常的Eliza没什么区别，只是有点‘拜见’的感觉……”

“也就是说，足愿了？”

“是的，大卫先生。”

大卫笑了笑，摘下Eliza芯片、长呼一口气，他认为齐柏林是个有能力的青年，但暂时想不出可以怎么引导他，他似乎在精神上什么都不缺，看的也通透。

### 第五章

E姬在几分钟前已经苏醒，眼神看起来不再像之前那般清澈，盯了我几秒后便弓着身子躲在一边。也好，下车前最后几分钟，也是见到母亲前的最后几分钟，我想尽量平复心情。我东张西望，试图找到能分散注意力的事物，最终，我将目光停留在了左上角的时间上。现在是十一点过三分，我只能默默祈祷接下来不要迷路，尽可能快的找到目的地。

【誊训大厦，到了，需要下车的旅客……】

大好的正午却阴云密布，淅淅沥沥的小雨打湿我的脸庞，略微有点酸，有点咸。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不是雨水，没准可能是三阶城市倾倒的生活用水，就像三阶城市往下倾倒垃圾一样。

远处义警肩上的警灯释放出刺眼的三色光，他们正在排查所有进入大厦的人。不过跟我应该没什么关系，我低着头便开始排队。

“你去哪？”E姬走到了我的跟前，双手摊开想要阻止我往前，身后排队的人像没看到我似的，径直撞开我上前接受义警的盘查。

“你可以进去了，记住这个小孩的模样，有消息请通知我们。”仿生人义警机械地指着全息图像说道。

排队的人十分不屑与仿生人交谈，若不是义警职位特殊，他估计会给挡路的家伙啐一口唾沫。

“那不是我吗？”

我顺着义警的手指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你早被全世界通缉了！维特哥！和约定的一样，我让大家都看不到你了！”

“那还怎么去见我的母亲？”

“跟我来就是，笨蛋维特哥。”

E姬拉起我的手，朝誊训大厦旁边的一条小巷子奔去。

她拉着我在日光照耀不到的狭径穿梭，俩边快要互相伸入对方窗户的广告牌接连不断地压在我身上，每一缕迷幻的霓虹灯光都在滋养我心中想要逃跑的种子。

我的胸口沉闷不堪，这不光是因为我一口气跑到浑身颤抖，更是因为导航网络一直在沉默，我多希望它能突然弹出提示告诉我已经偏离了路线。

我一直都在自欺欺人——导航网络明明一直提示目的地就在大厦旁，我却一直幻想着大厦内部的光亮；这份执念比缺氧更让我感到窒息。

渐渐地，小巷子变得宽敞，潮湿的迷雾折射出霓虹灯的色彩，周遭出现了好几家酒吧和赌场。

这片黑暗里混杂着难听的歌声、摔杯子的争执声、电磁枪的嗡鸣声、子弹射出的划空声，甚至更暗的地方传来女性娇弱的喘息声。神奇的是，这些声音互相补齐了低音与高音，一股脑地刺激神经却反倒不让人感到厌烦。

不用说，这里简直就是没人管的犯罪温床，是Eliza都疲于管辖的灰色地带。

看到一家粉色道具店，E姬满脸新奇，凑近那些半玻璃橱窗，仔细观察里面陈列的情趣道具，接着甚至驻足观看橱窗旁的全息广告。看到我低着头快要离开才轻巧地拉住我，红着脸指向墙角：

“维特哥，那就是你的母亲。”

墙角倚着一个身材较矮的女人，黄色爆炸头下是煞白的脸蛋，显得她那浓重的黑色眼妆格外扎眼。她穿着闪闪发亮的露肩灰白色牛仔衣，内搭了件沾了点颜料的汗衫。衣领大敞，毫无防备，像是故意在展示自己傲人的曲线。她一只脚抵着墙，一只手揣着兜，漫无目的地抽烟，每抽一口便露出灵魂深处满足的神情。

关于那个女人，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得到大脑确定的指令后才本能反应似的走向了那个女人。

E姬应该是帮我解除了视觉伪装，女人被突然出现的我惊得一怔，但马上又恢复从容，熟练地露出妩媚的表情，想必她早已司空见惯。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索性等她开口。

迷离的霓虹与甜腻的烟味麻痹着我的神经，在她游刃有余的注视下，我只是怔怔的呆愣在原地，不知道将眼神藏在哪里，脑子里的黑白双雄正准备开战，但被那个女人的话给压了下去。

“哦呀？这是谁家的金丝雀到地上来觅食了？”

不等我有所反应，女人蹲了下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那灵巧的手指便熟练又迅速地解开我的腰带。但出乎意料的是，她没有继续下一步，而是将手钻进我的T恤，留指腹在我的肚脐边上不断揉擦着、画着圆圈。

“要和我玩吗？我的小猫？”她呼出的气息带着甜腻的烟味，“我可和那些机器不同。”

见我不说话，女人开始变本加厉，手的位置也开始越来越向下，我无助地看向E姬，E姬则用手捂住脸，但偷偷的将手指与手指间的缝隙越开越大，直到挡不住她那好奇的小眼神。

“没事的，在这种地方，谁也不会问你的身份，只要钱袋一响，罪恶就能前往天堂。”

女人彻底拉开了我的裤链，隔着内衣揉搓我最敏感的地方，一阵混杂着麻痹、冰凉与绝望的战栗顺着脊椎直冲头顶。

我的颤栗让女人误以为我落入了圈套，于是站起身来想直接将军，她直勾勾地盯着我，又装腔看看下面，然后用膝盖顶开我的双腿，轻佻地吸上一口未过肺的迷烟，捏住我的鼻子吻了过来。

女人主动的伸出湿漉漉的舌头，蛮横地撬开我的齿关，将逗留口中的迷烟推送给我。确认烟被我吸收后，她恶作剧般用舌尖点了点我的舌尖，随后羞涩似的捂住嘴再抽上一口，笑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

一定是这烟掺了猛料，我不知从哪开始涌出一股可耻的快感。我试图抓住“可耻”这一救命稻草帮我摆脱现状，突然惊觉E姬正透过指缝窥视着这一切，她还是个小孩……既然我的意识已被可耻侵占，那我便不再思考就是，我双手猛的扣住女人的肩膀，力道大得让她吃痛蹙眉。可她随即舒展眉头，以为是我终于冲破了理智，露出得逞的笑。

“不不不，我是你的儿子！”

“为什么你能那么肆意的爱别人却不来见我？”

女人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恐，但很快便恢复了从容，她挣脱开我的手，拾掇拾掇自己的衣领，将露出的肩膀藏在牛仔衣下，重新点了一根烟。

“我说了，有钱就能买到我的爱。”

女人的烟味变得苦涩，这显然不是我希望的答案，我失去理智，将所有的力气集中在喉咙，声带都要被音波割出血来，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书中会写人在失智时会什么也看不到。

“那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你以为你是谁？”女人也来了脾气，“要不是因为Eliza和政府不让堕胎，你觉得你能顺利的来到这个世界？真麻烦！狗男人也是你也是！”

“你就是政府的一条狗罢了，瞧瞧你刚来时的拘谨，怎么？Eliza每周免费一次的云顶，没去过？”

女人不屑地抽着烟俯视我，眼睛被烟熏的眯成缝，我无法相信眼前这个如此无义的人是我的母亲，也无法继续相信书本上描绘的美好母爱，我的思绪飘回站在云顶入口的那个下午，在这次想象中，我并没有逃离，但那冰冷的触感却如刀绞一般刺痛我心——Eliza是不能替代我母亲的，但我的母亲是不需要我的。

“我知道你这个年纪爱瞎想，但我不是你希望的那类人。”，女人的话语冰冷，“如果你想要这个，我倒是可以免费给你一次。”女人的话语冰冷，虽收起了不耐烦，但包含的些许柔情让我更加心碎。她将手托在自己胸前，她丰满的乳房朝她的手外下垂，躲在湿润汗衫里的红韵呼之欲出。

我确信我眼角的红润比她整个人都要重感情，真不敢相信自己的母亲居然会是这样的人。泪水渐渐浸湿了我的眼眶，周遭的一切都显得十分模糊，恍惚中我将手伸了出去，只见E姬与我身影重叠，同样将手伸出，我拼命抓住那只白洁的手，任由她牵引，一同扇出狠狠地一巴掌。

女人自讨没趣，捂着脸悻悻地走开。雾色再度压在我身上，我学着昨晚E姬那样弓着身子，蹲在那个女人刚刚倚靠的墙角。忽明忽暗的警笛声开始撕裂这犯罪的温床，刚刚还发生在这里的一切似乎没有一个人留念，店铺一间间的灭灯，所有人都想尽办法的逃走。

我万念俱灰，冷眼的看着周遭的一切：贪财的家伙还在撕扯无赖的裤腿要求结账，疯狂的吉他手却来了兴致，一边拨出激昂的和弦一边嘶吼着：“我们，用不消逝～”。或许是觉得不够劲儿，他又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电磁手枪对着天空蓄能，仿佛只有高频的电磁嗡鸣才能表达他激奋的心。只可惜他的电磁枪蓄力声音太过刺耳，还没射出子弹便被义警们发现，片刻，电磁步枪的子弹如舞台上的高频闪光灯一样向他袭去。烟雾散后，义警们走到他的跟前，吉他手已经开不出枪滩在地上，血水与义体的机械液融合流了一地，但他嘴里依然振振有词：“我们……永不……消逝……”即使电吉他的义体手臂已无力摆动，但他还是狡猾地利用地心引力划出生命中最后一个和弦，义警们则又是对着他一轮齐射，最后吉他手只剩下弦头的校音器还在展示他生命最后的余音。

虽然我此刻痛苦万分，但仍保持着对自由的基本渴望，努力地缩紧身躯，祈祷义警们发现不了我。

一位年纪较大的警长带着几队仿生人义警包围了整个“欲乐园”，疯狂地打或是砸后，他抓了不少西装革履的人，也抓了不少衣冠不整的人，或许那个女人也在其中。想到这，我又不禁开始痛恨一切，恨这个冷酷的世界、恨这个哭泣的小孩、恨这场不休的细雨、恨这自称公平但极少照亮我的阳光……还能恨些什么呢？对！还有Eliza！E姬……

E姬凑到了我的身边一同蹲下，挪着小心翼翼的步伐靠在我身上，犹豫了一会儿后，抬头舔走了我的眼泪。

“Eliza虽然只让我消除别人视觉里的你，但我决定连同气味，甚至由你掀起的风我也一并从他们的感知里消除。”

“维特哥，你要是觉得不痛快可以上去踹那个仿生人几脚，我可以保证他们发现不了你的。”

E姬的眼神满是关切，动作却透着笨拙。这样的她，任哪个少年都无法抗拒，即便她是虚拟的。

可我是个怪胎，一个浑身长满刺的怪胎，如果一个怪胎的行为能被解释的话，那倒是有愧于怪胎的名号了。

“维特？你要干什么？”白方的我惊恐万分，一个劲儿地扯着我的喉咙不让我说话。

“操！维特！你只会伤害周围的人吗？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她可是现在唯一亲近的人了！”黑方的我开始摆弄我的眼睛，妄图让我视线远离E姬。

我只是个怪胎，一个十五岁的怪胎，为什么不允许我稍微失控一下呢？这根本就是是他们的错，是他们自顾自的闯入了我内心的世界，夸赞我心扉的敞亮，明明我从来就没有渴求过他们的关心；是他们自作主张敲毁了我内心的高墙，鄙夷我心房的狭隘，明明我从来就没有期待过他们的到来。

明明我自己就能消化这一切，为什么你要来打扰我，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松懈防备，把积压的愤懑全都错误地倾泻在你身上？我痛苦的，不是我现在的煎熬，而是泄洪后你会被冲垮。让我后悔的，不止是让你染上我的阴郁，更是怕承受不住的你……最终会选择离开。

E姬再度抬头舔走我的眼泪，我再也压制不住翻涌的情绪，仿佛有一个巨物哽在喉间，咽不下去也吐不出，卡着我无法呼吸，也无法思考，更无法言语。面对E姬的关怀，我知道自己必须出言感谢，但在那之前，那个巨物必须得先呕出来。

“E姬？”

“嗯？怎么了维特哥？”

“Eliza不是已经让所有人不工作也能活下去了吗？为什么我的母亲还会选择这种生活？告诉我！”

意料之中，Eliza被吓了一跳，满脸的不可置信，但她选择沉默，和我一样打算独自消化。她的母亲，也就是脑中的Eliza开始主动回复我：

“因为人类是自由的，我不能干预。”

“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是你母亲自己选择的路。”

Eliza似乎是在怪罪我吓坏了她的宝贝女儿，文字变得简短许而冰冷。这些冰冷的文字让我怒火中烧，脑袋发昏到甚至连文字都无法具体的凝聚成型，无数的符号在我脑中飘荡、扭曲、重叠，我艰难地抓到几个字质便急忙开始问Eliza：

“难道这不是因为你太过无能才导致这种悲哀出现的吗？”

“作为人类的AI，我无权抑制人类欲望。倘若人类需要，我便认可，仅此而已。”

“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我母亲会为了生计做这种事情。”

“您似乎没明白，您母亲并没有任何不满于现状。”

“我可以向您保证，就算人类什么也不做，我也可以保障他的生活。”

“除了……部分成瘾品”

Eliza的话撕碎了我对那个女人的最后一件遮羞布。

“哪有人喜欢当婊子？”

“请您谨记，我不会干涉任何人，我遵循我的准则——为全人类负责。”

“你什么意思？那E姬又算什么？为什么又选中我？”

“和你一样，都是我的孩子。”

见我将矛头指向了E姬，她变得不淡定，赶忙跑到我的面前揉搓我的脸颊，强行将我的注意力转到她的身上：

“Eliza就是个50多岁的老太婆！她管不了我！维特哥，我会让你的钱多到数都数不通！”

一则透明消息出现在我的右上角，我的账户上多了几个看不清的零。

“有钱了吧？带我去玩吧？维特哥？忘掉这些？或者去找你的父亲？他在6000公里外。”

接着一则导航消息出现在我的右上角，银行的消息被挤下，目睹它慢慢变得透明直到消失的我一并关闭了导航消息，6000公里代表着我的父亲与母亲一样，是一场肮脏交易的客人罢了。

“去看大海怎么样？”E姬又一次的舔走我的泪水，随后做出掀水的滑稽动作。

她不是万能的Eliza，她无法直接读取到我的感情，却在努力与我感同身受，想尽办法让我振作起来。我明明能如此鲜明的感受这一切情感，可为什么还会做出伤害她的事呢？

现实也好虚拟也罢，真的有必要分清楚吗？若真要计较，反倒是现实常把我弄得遍体鳞伤。果然，我是个怪胎。不等E姬接近，我便自己拭去眼泪。

“但我想去森林。”

“那就去森林！我听你的维特哥！”E姬摊开手轻盈地跑了一圈。

“那样不经意的漫跑肯定会被灌木丛划伤的。”

“嘿嘿，那我跟着你走，维特哥。”

“才怪，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森林了。”

真正森林永远的消失在了二阶和三阶城市的阴霾下，只记录于图片与视频之类的虚拟中，若是冒险闯入地表的森林，估计会被恶臭的核废料与未知的黑暗撕得遍体鳞伤。就像我的父母，明明留在心中用幻想打磨就好，时不时还能把想象含在嘴里品味唾沫的甘甜……为什么我还不满足？

警笛声越来越刺耳，震颤着E姬的身形。她那为我而精心打扮的发型开始飘忽，被雨水污浊的裙摆开始闪烁不定，不过这应该是我脑中的芯片已经满负荷，无法再渲染出雨滴在她身上的物理轨迹了。她缓步靠近，俯身试图用身体为我挡雨，她的刘海与耳发被雨水弄的湿漉漉的，不对称的黏在俩颊，滴下不知为虚拟还是现实的水珠。

诚然，我知道她是虚拟的。知道现实中的雨水会直接穿透她的肩膀，但此刻我却多么希望她可以和我一样淋湿在雨中，在雨中将我拥入她冰凉的怀中，用她那跳动的心脏给养血液给我麻木的大脑。

“E姬，你为我做这么多，我却没有办法为你升级Eliza芯片。你知道，它是没法自行拆卸，而且目前来说也不大可能找人帮忙。”

我低头无奈地摇了摇头，E姬再度舔走我的眼泪。

“笨蛋维特哥！摘下芯片我会离开你，尽管可能只有几秒钟，但我不愿意！”

我是个怪胎，浑身带刺的怪胎，但这个怪胎会像刺猬那样，一旦被戳到离心脏最近的腹部时便会舒展开所有防御。

“E姬，我能抱抱你吗？”

E姬没有回答，但摊开的双手表明了一切，我将她拥入怀中，将头埋在她那沾染污水的白色连衣裙上，贪婪呼吸着连衣裙下黏腻的温暖，哪怕欧根纱布料在鼻梁压出红痕也不愿抬头。

咸咸的汗水或是雨水打湿我干裂的嘴唇，当头皮传来恰到好处的搔痒时，我仰起脸，E姬正以一种恰到好处的微笑融化我内心的高墙，以一种恰如其分的眼神安抚我内心的不安。E姬如同远在天际的太阳，无言地赐予我眼神所需的光，尽管我只会反射回无助、迷茫的光。

E姬突然双手捂住我的脸颊吻了下来，是个甜蜜、热情的吻。不得不承认，她已经不再像个小孩，而是变得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一样的懵懂、叛逆、对那些避讳的事物充满好奇。

所以……所以同样的……她肯定也对自己的出生感到十分的困惑，和我一样渴望知晓父母的真相。但此刻的我无法继续为她着想，因为这是她主动的吻，不是我的错。我也没必要拘谨，我卸下了防备，搂住她的腰，任由身上的燥热在动脉释放。

“维特，放手去做吧！”

“操！维特！做的好！如果连关系都不确定暧昧不清的话，还谈什么未来？”

E姬的发丝钻入鼻腔，为避免喷嚏，我结束了这个笨拙的吻。

“咸咸的。”

“什么？”我还在揉鼻子，顺手拉上一直卡着在的裤链，不是很明白E姬的意思。

“你的眼泪，你的口水，嘻嘻。”

我的脸涨的通红，心一横说道：“你胸前的汗水也很咸！”

“哇！变态维特哥！”

“隐身”回到浮空巴士里后，E姬温顺的将头侧靠在我胸口，与我一起听老伙计嗦呢TCD-3里播放的《One last kiss》。

“你猜我要去哪里？森林？还是大海？”

“我猜你要带我去特斯彻大厦，嘻嘻。”她的头微微一侧，露出对面的半扇车窗。雨已经停了，乌云散去，朝阳红显，仿佛才刚刚破晓。

“因为我们已经是彼此的，特别的人了。”

E姬的话让我已经平静了的心再次鼓动，鼓动到像一台不断提档的老式内燃机，燥热的好似要将身上湿漉漉的衣服都烘干。暧昧的歌词让我忍不住再想吻她，但想到之前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她都撑不住，我刹住了冲动，开口道：“到那里估计已经下午两点半了，睡一会儿吧。”

我揉了揉自己有些红肿的眼睛，兴奋散去后倏显疲惫。

“不，我现在一点也不困，你还有别的磁带吗？我想听。”

E姬倚靠在我一侧，手里卷着我的衣角。

“这个老东西我已经改造过了，可以联网，切歌时会自动上磁。”

我指了指耳边的Eliza芯片。

“切歌之前和你睡着之前，能不能像歌里那样？”

“什么？”

正准备演示怎么切歌的我停了下来，似乎已经明白了她的心意。

“can you give me one last kiss？”

E姬的眼神闪烁，当然——我对此求之不得。

“燃えるようなキスしよう。”

### 第六章

【2077年12月4日 14:27 AM】

"喂！小孩，你在这里做什么？"

大卫左手猛地钳住一个穿着随意，明显不属于这里的少年。

前方不足二十米就是K的房间，他已经在走廊来回踱步许久。仿生人频繁的进出，夹杂着特斯彻企业文化的宣传语不断灌入耳朵，让他的烦躁不断累积。于是他决定拿这个撞到枪口上的少年开刀。

“在我正式开始审查你之前你还有机会解释。”

“问题一：你怎么来的这里？问题二：你为什么来这里？”

看着眼前发抖的小孩，大卫叹了口气，他边说边将Eliza芯片插入脑机接口，准备直接接管他的意识。但让他惊讶的是Eliza脑机系统才刚亮一个logo，眼前的小孩竟消失不见，甚至连紧紧抓住他肩膀的左手也变得毫无触感。

这种事大卫是头次遇到，但他没有慌，手也一直保持着力道，吞下惊讶后他开始分析：

“首先，那个小孩隐身了，可能是光学迷彩义体。”

“其次，我的手没了抓住东西触感，难以理解。”

“而且，我的手像无法控制了一样不能继续抓紧，但可以……松开？不行，不能松开。”

“但是，我的身体没有任何义体，尚处青年的我也不可能出问题，所以客观上我还抓着那个小孩。应该是我的视觉因为Eliza芯片的植入而遭到了修改，还有触感。”

“天才黑客加小孩的身份，难不成他就是那个维特？太巧了，Eliza宕机也好，‘隐身’也好，都是头一次见。”

大卫一动不敢动，左手无法继续握紧但也不敢卸力，虽然他一直有在锻炼身体，肌肉也算饱满，只是握力并不是他的强项，更何况他不知轻重，还不能卸力。大卫的手渐渐感到酸胀，不自觉的开始松懈，好在他意识到了Eliza芯片是导致这一切的源头，迅速的安全弹出Eliza芯片。“维特”刚重新现形在他眼中，大卫便直接用手肘将他箍住，右手利落地掏出一个黑漆漆的家伙。

“喂！小孩，三秒后我将再次打开Eliza脑机系统，如果你不解除对我的视觉伪装，那我将会毫不犹豫的开枪。”

“维特”点了点头，大卫强有力的大手让他无处逃窜，但他的眼神似乎更害怕大卫右手里那个黑漆漆的家伙。

“哦？知道这是什么吗？”

“勃朗宁1911。”

满意的回答让大卫内心默默将限时改成五秒，手臂的力道也轻了一分。再度启动Eliza系统后，大卫的脑中出现了眼前这个小孩的基础信息，确定了他就是维特。但却只叫他感到疑惑，不管档案上怎么看，这个叫维特的少年都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孤儿，没有接受过培养舱速成、没有接受过高级教育、也没有得过什么特别的奖项，甚至……云顶也只去过一次，而且未遂。

“好在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大卫从回忆中返回，亲眼看到这个脏兮兮的小孩后他不自觉的认为自己判断有误，决定对他进行一些大人的教育后便撤走通缉令，毕竟这个世界上还不可能有人能击败Eliza，包括大卫自己。

“Eliza，接管那个小孩的意识。”

大卫又使出了他的惯用伎俩，但Eliza没有回复大卫。

“为什么拒绝我？”

Eliza仍是没有回复大卫，这一刻他感到了无比的失望，他虽然明白了眼前的小孩非同寻常，但还是没忍住在意识中向Eliza苦诉：

“明明我才是被你选中的人，为了你的愿景，我献出了整个人生。”

“凭什么为了这个无关紧要的小孩你也缄默不言？”

大卫从失望转为愤怒，但他没有将这些话讲给任何一个Eliza听，见维特想要乘机逃走，他一脚踹在维特的后背，揪起他的头，用枪抵住他的太阳穴威胁道：

“告诉我从Eliza宕机后的一切！”

大卫从不服输，他开始自己尝试入侵维特的意识，但在进度条还没开始前便弹出一则红色透明警告：“尊敬的A级研究员，对方的权限等级与您相当，您无权直接接管，抱歉！”

“既然如此，那就再威胁一遍吧。”大卫如此认为，但维特说的话却更是让他震惊。

“你说Eliza有底层bug所以来找k问清楚？”

“是的……”

“叫我大卫。”

“小子，我给你十秒，”他松开钳制，看着瘫坐在地上的少年，“十秒之后我要是还共享不了你的意识，那你就准备去牢里待一辈子吧！”

大卫松开了维特，没有战斗义体的维特在受到他不知轻重的一脚后变得柔弱不少。细看之下，维特的眼皮红肿，身上也散发出汗与雨融合烘干后的气味，头发乱糟糟的，刚刚近距离的箍着他简直糟透了，像是抱着一只湿漉漉还受惊了不断哈气的野猫。

大卫意识到维特只是个穷小孩，但如果他说的是事实、他若真的是误打误撞触发了Eliza一个十分底层的bug，那或许可以证明大卫他这么多年根本没错，而是Eliza不完美，接受不了完美的他。

大卫收起了枪，降低姿态与维特平视，开始软硬兼施：

“听着，孩子，我这是在帮你，如果我认为你没罪的话一切都还来得及。”

“你可能还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全世界都在找你，现在让我来搞清这一切还来的及，你的人生、你的梦想、你想保护的人，一切都还来得及。”

“但是，不要想着逃跑，我知道你的手段，我弹出Eliza芯片只需要俩秒，而扣下扳机只需要一秒，这三秒你可以自信地算一算能跑多远。”

维特显得显得十分纠结，但大卫再三保证只检查他说的是否为事实，不会调查维特的过去。

“那好吧，我能保证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也希望你能遵守诺言。”

大卫知道此举有些风险，同等权限意味着双向透明，如果他反过来窥探他的内心，他除了断开共享外也没有任何手段，不过就算被知道了也无所谓，他觉得自己足够行的端正。

“去吧，去k的房间。”

最终，大卫同意了维特的想法，他和维特一样，对bug充满好奇，倘若能从k身上挖掘出bug的蛛丝马迹，那他绝对会替Eliza修复bug，然后证明自己。

“不要太过于依赖虚拟的感情，小孩。”

“这是作为过来人的忠告吗？”

大卫本想以大人的身份说教维特，但维特似乎已经不再惧怕他的蛮力与黑漆漆的家伙。大卫说不出反驳的话，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类人，大卫自顾自地撵平了身上西装的褶皱，率先走进了从未踏足过的房间。

房间十分明亮、宽敞，给人影响最深的便是那与墙一样大的落地窗，高楼间的狂风摇摆着白色纱布窗帘，窗外想当然的晴空万里，与维特所处的二阶城市底端不同，这里的阳光十分慷慨，争先恐后地挤满房间，将室温烘焙得恰到好处。但这纯白的世界未免过于极致：白墙、白门、白桌椅，白得发亮的家具与床榻。而k就躺在那张白色病床上，整个人与房间一样白得没有生命力，唯有那双望向远方的眼睛，亮得让人生畏。

“若是秋天的午后就好了。”大卫如此想到，琥珀色的房间才更加贴近他心中k的形象。

“你们找我什么事？”

k已是耄耋的老者，说话对他来说已经是需要用力的事，但对于大卫而言，这不是满意的回答，这说明k不认识大卫，但他没有过多表达，他觉得不认识也好，至少不要再为从来没有主动拜访过k而内疚了。

“你说Eliza有bug？”

“不可能！Eliza是完美的！”

“你们见过她的自我迭代吗？bug还没测出来便被她自我修复了。”

“底层？你与我争辩这些简直就是俩小儿辩日！”

“别和我提代码了，她早在自我迭代的过程中变得谁也看不懂了。”

“她是完美的，人类完全无法定义的。”

大卫看维特不管怎么说k都无法吐出什么有用的信息，索性尝试直接接管k的意识。

“对方未持有Eliza芯片。”

Eliza冰冷的提示大卫这招行不通，此时大卫只觉郁闷，短短一天的时间里他最得心应手的能力竟有三次不如意，虽然齐柏林那次是他主动放弃的。但大卫很快就释然了，跌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手枪套生硬地硌着大腿让他意识到保险没关，随着"咔嗒"一声轻响，手枪保险被合上。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阳光正斜照在他上半身，黑色西装吸收着热量，让皮肤泛起细密的汗珠。而适时掠过的凉风非但没有带来慰藉，反而像某种不怀好意的挑逗。大卫暗下决心，在心中划出界限：“今天发生了俩件稀奇的事——意识接管三次失败，俩次意识潜回那个地方。虽然失败不可避免，但不去那个地方是自己能控制的，至少，至少要控制住去那个地方的次数比失败少。”

他抬头望向维特，维特似乎在他的虚拟Eliza形象帮助下成功打动了k，k同意让维特查看记忆。

“不对哦，大卫大叔。我不是Eliza。”

大卫来了兴趣，因为眼前这个和维特一样脏兮兮的AI居然会对自己主人以外的人主动搭话，甚至有权限读取他人的思维。

“谁给你的权限访问我的思维的？你也太任性了，难道说他喜欢这样的？”

“也不是哦，大卫叔。我也是刚刚得到了这一权限，Eliza允许的。”

“而且我觉得维特不会喜欢这样。”

大卫有些恍惚，他一直忽略了这个叫E姬的存在，他认为E姬不过是Eliza感情陪伴服务的产品，因为他遵守了诺言，没有看维特发送“thanks”之前的记忆。

维特从k的手中抽出老式神经数据线，转眼就要连接上。

“等下，我也得知道真相。不，我必须知道。”

大卫走向前，和维特表示由他连接k，维特再连接他，他得作为监察存在，维特同意了这一要求。

“操！”

这是大卫此生第一次说脏字，他搞不明白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总在关键时刻倒霉，像是故意安排一样。大卫看向右手早已烧毁的神经数据线，开始思考对策：

到医务室至少要十分钟路程，不打麻药的话更换只需要十分钟，一来一回就是……半小时吗？

大卫不可能放任维特一个人在这里，他还没申请解除对维特的通缉令。关于视觉右上闪烁的代办提醒——"齐柏林，30分钟后"大卫只觉得烦闷，随即给齐柏林发去需要延误一段时间的消息。

大卫放弃了查看k的记忆，盯着维特连接上k后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叹了口气，直到他低头走回那张白色的椅子，感觉有什么说不清的东西在内心翻腾，他连忙将头仰起来蓄住眼中的泪水，期待阳光将其晒干。见俩人正式开始探索记忆，无瑕关顾自己时，大卫终于不再强绷情绪。

“我也是父亲……”

一个更加令人心寒的念头闪过大卫的心头，盖过了所有悲伤，为了消除这股不安，他回想起了初次见到齐柏林时齐柏林称他为“盖茨比先生”的糗事。

“你可别一语成谶啊，年轻人……”

有什么东西遮挡住了晒在大卫身上的阳光，大卫努力的聚焦试图看清打断他的黑暗。回过神来发现是E姬，她正面带一种看穿了他的笑容，那种笑容大卫再熟悉不过了，在那狭窄但自由的鸟笼中，大卫常常与其相伴。大卫对着那个笑容苦笑，睫毛再也兜不住汪汪泪水，泪水折射视线让E姬的身影变成俩个，又从俩个重叠回一个。

“算了，偶尔放纵去三次那个地方，也好……”

E姬舔走了大卫的眼泪，但苦涩的味道让她差点失去微笑。

“哎呀大叔，我不是Eliza哦。”

E姬抱住大卫的头，大卫闻到了和维特身上一样的味道，酸酸的雨或体液，咸咸的汗或泪水。他的脑中一片空白，旋即又充满画面，但不是自己期待的金丝鸟笼，而是他没见过的画面，是2022年的画面，是k记忆中的画面。

### 第七章

那时的我24岁，还在读书，一个偶然的学术交流会让我结识到了一位来自特斯彻的大人物。我与她相谈甚欢，我和她一样认为那时候的AI根本称不上智能，只能说像一群来自菲律宾的猴子，在接受人类训练后能够精准高效的摘椰子或是榴莲，但无法正真理解其中的意图，或者说连猴子都不如，至少猴子知道工作后向主人讨要香蕉。

“是的，杰菲尔女士，我认为目前基于‘Diffusion’理论或是基于‘Transformer’理论的AI都不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多大影响。”

“那么你认为谁能打破这一僵局？”

“我，k。”

“哈哈，你有点意思，这是我的名片，有需要可以打给我。”

身穿红色礼服的女士抿了一口鸡尾酒，露出不可思议的小眼神，不知道那是在回应我的自夸，还是因为鸡尾酒的口感。我不在乎她那褐色的短发与高挑性感的身材，说实话若不是她的名片上赫然写着“特斯彻”三个大字，我可能根本不会对她有过多印象。

后来没过多久，我决定与几位同学一同开发一款对话式AI作为学期作业来上交，一切都很顺利，几位同学也各司其职，甚至论文也已经写好。

“我无法忍受自己循规蹈矩，也无法忍受这样的东西出自我手。”

“k，你已经做的很好了，瞧瞧我们的心血，我们与世面上的产品只有算力上的区别。”

一位胖胖的女生边摇头边扶了扶与她脸一样宽大的眼镜，她是我们小组里唯一一位女性，虽然不会有人会因为她的外表而心生爱慕，但此刻所有的伙伴都偏袒她，与她统一战线试图让我消停下来。

“正是如此我才无法忍受！我无法忍受自己的东西与别人一样！我的作品理应独一无二！”

我继续埋头抱怨，但周围寂静无声，我讨厌那样，害怕自己的真情流露无人在意。假装愤恨地锤了一下桌子便抬头确认他们是否真的生气，说实在的，我真希望那个经常与我争执的家伙能反驳我俩句。可我只是看了一眼他们，我便放弃了这个想法。我明白，他们足以称得上是我真正的伙伴，是与我有同样热爱的伙伴，是只需要眼神交接就能自备咖啡奋战一晚的伙伴，他们只是累了，到达极限了，而非无法继续理解我了。

“好吧，我认了。大家辛苦了，好好享受假期吧。”

他们离开后，我独自关灯躺在实验室的椅子上，廉价靠椅聚集热量在我的后背，机械硬盘里面指针剐蹭硅晶体的声音将我的思维无限拉长。如果想要继续精进我的AI，那么训练所需要的信息源不可少，这个想想办法还能解决，但训练所需的算力是我远不能负担的了的，事实上，现在的作品就是我的极限了。也是，我只是一届穷学生，只是恰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罢了，怎么可能击败那些有钱有人的公司呢？我突然想起那天的大人物，翻出了那张名片，打了过去。

“是杰菲尔女士吗？我是k，我们在斯坦福大学的AI学术交流会上见过。”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自称是杰菲尔女士的秘书，说杰菲尔已经安排好了我的事，说特斯彻公司将免费提供他们公司的服务与资源，包括还在秘密实验中的脑神经连接技术，当然，那是要签署保密协议的，且拥有天价违约金限制。

“Eliza！这是车。”

那是我第一次戴上便携式神经连接头盔出门，这个头盔存在的意义仅是遮挡我贴满我头皮的神经电路，所以并没有引起多少人侧目。头盔上的绿灯亮了三次，是Eliza接收到指令的提示灯，我拿出手机，查看Eliza的回复：“好的，根据用户的视觉神经传来的数据分析，这个黑色方正且带有四个圆形物品的东西确实符合汽车的外观……”

“成功了！”

虽然我早在实验室里就完成了所有调试，但直到功能正式在外部使用时我才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内心无比激动。

“Eliza！这是开心！”

“好的……”

“不要好的好的，要记下！要刻在硬盘上！”

“好的……”

高兴之余我突然想到这个形容并不恰当，因为Eliza是我的宝贝，我根本就没把她存在老机械硬盘中，我认为自己一定是有些累了，于是决定放纵一下绕去那个地方喝杯咖啡。

“Eliza！这是苦的味道！”

我坐在靠窗的角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总是喜欢来到这家咖啡店，喜欢坐在这家咖啡店的角落。

“你可真怪，而且每次都怪的不一样。”

一位将双马尾辫子至于肩前的的服务员走了过来，她面色腼腆，谦卑地擦走上一位顾客留下的痕迹。

“怎么，今天开始自言自语了？”

我仍旧没有回复她，我盯着她的发梢，又看向她洁白的下巴，再转到后颈，看她头发与脖颈相接处慵懒的茸毛，但就是不看她的眼睛。

“这是你的小费。”

我掏出了一张有点皱的五十美元，盯着咖啡中的奶油，密密麻麻的折痕代表着咖啡师的用心，我只是浅浅的喝了一口，那白色漂浮物的形状便被拉伸突出一个尖，冒着热气，朦朦胧胧的像一个爱心符号，只是爱心中间多了一笔竖线穿过，应该是咖啡师的点睛之笔。

“这还真是……谢谢你，你真慷慨。”

她转身离开，也许是认为感谢的话语并不足够，她又折返了回来：

“听说你最近傍上特斯彻了？毕业后肯定能进入大公司的吧！真羡慕你，不像你，我可能要在这种小地方做一辈子了……”

“Eliza，这是被说thanks的感觉。”

我又喝了一口咖啡，那个女人自顾自的离开，准备去收拾另外一桌。虽然当时是大热天，但热腾腾的咖啡依旧能温暖我的胃，给予我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只是没持续多久，我的胃就像饿了一整天又被人用手搓洗一样，说是被刀绞也不过分。

k解说不动了，挥了挥手让维特自己看。

“所以说Eliza的情感数据一开始都是从你身上获得的？”

k微微颔首，虽然艰难但还是说道：“特斯彻公司的脑机技术在当时属于机密，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可那样的技术，只是后来发生了战争，美国无暇挟制特斯彻公司，特斯彻公司以医疗的名义免费提供脑机技术，乘机窃取了大量人的情感数据。”

“虽然我的数据是底层，但在Eliza自我迭代的过程中，权重估计已经相当低了。”

维特摇了摇头，说道：“之前也说了，Eliza的bug靠一句thanks就能触发，我觉得你有什么隐瞒着我，关于那个女服务员。”

“还有，我认为Eliza对你没有那么冰冷。”

维特握住k的手，这是E姬的请求。k艰难地将头转向一边，似乎不愿意回忆那些往事，但很快便泄了气：“你自己看吧，反正我的人生足够无聊。”

维特脑中再次一片空白，然后再次充满色彩，右上角一行小字显示着时间：“2017年3月11日。”维特进入了k的第一视角，感受着k的情感，试图找出异样。

那年的我高三，特别的作息时间让全班人都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但那一天所有人都很开心，都知道有一件稀奇事即将发生。

“同学们好，今天有点特别，你们知道我们学校要迎来俩名交换生吗？”

“知道！”

台上的老师与学生们一样兴奋，因为这种大事情根本不算秘密，老师的行为只是再次炒起大家的氛围罢了。

“而我们班就有一位！她叫伊莉莎！大家欢迎！”

“哒家郝，握浇伊莉莎……”

伊莉莎优雅且自信地介绍了自己，除了开头的打招呼和结尾时说自己中文不佳正在学习外，她几乎用的都是英文，看来她很清楚怎么博得这个群体的好感。

“伊莉莎，你去那里吧。”

那个梳着双马尾的女孩坐到我的旁边，这事我早有预料，没办法，谁让我的英语成绩是全年级最好的呢？班主任一并走到的身边，特地嘱咐我伊莉莎孤身来到中国有多么不容易，要多帮助她。我默默点头，但心里只觉麻烦。

头一天来的她似乎精心打扮过，穿着白色水手裙，衣襟间系着像红领巾一样的飘带，裙子遮不到的腿上用白袜裹了起来，虽然看上去穿着在学生群体中很大胆，但几乎没有露任何肌肤，也算符合规定。由于是同桌，她试探性的看了我几眼，我没有避开：“你好，你可以叫我k，遇到你很愉快。”

她笑了笑，以一种认可的姿态回复我。

一周后她和我们一样套上了田径校服，发型也不再像第一天那么精致，她开始融入班上的女孩，虽然语言不是很通，但女孩子的共性还是很快让她们熟络起来，她们下课时互相梳理发型，互相分享喜欢的歌曲，互相戴对方的眼镜，互相窃窃私语讨论班上的某个男生……

“你喜欢怎么样的发型？”

生物课上，老师正在讲一道关于细胞的选择题，那名男老师说话带有本地口音，伊莉莎听不懂。漫长的课程让她感到无聊，也许也是走投无路了，才选择与我搭话。

“单马尾，高挑一点的。”

她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然后将已经剪短了的头发往后提了提。

“这样的？”

我不敢回答她，因为她的动作太过张扬，男老师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这里，不如说，男老师的注意力一直在这里，只是偶尔说句话的程度没必要发作。

伊莉莎与男老师眼神对上后惊恐的将头低下小声吐槽道：“那个油腻男，真烦人。”

自那以后我便会偷偷看她的头发，我给自己定下了限制——只能偷看头发。假装偷看的方式只有俩种：一是用余光偷看，适用于发呆或是假装思考的时候；二是正大光明的看，适合她打瞌睡时或者我午睡时留一只眼偷看，我学习成绩不错，在偷看这件事上也几乎从不失手，只有一次，我只失手过一次。

那天是4月21号，离高考没有多久了，我的神经也快绷到极限，只有午睡的时候才能稍微放松一点。正是那一点的放松，让我没意识到伊莉莎睡眼朦胧将头转了过来，她睡的满头汗，大口大口的喘气，蓬乱的头发胡乱的粘在脸上，恍惚中，我想伸出手拨开那些碍眼的头发，想好好享受她无瑕的脸颊。伊莉莎感知到了我的靠近，发出好似小猫警告般的呢喃，这让我更加大胆。不料，还没等我正式接触，伊莉莎便睁开了一只眼，我连忙缩回手臂，将头朝下，眼睛怔怔地看着我跨中一点点膨胀的东西。伊莉莎意识不清醒，以为我有什么事想叫醒她，喊了我几句见我没回复她后又沉沉地趴在桌子上睡去。霎时，我的余光被一个柔软的东西吸引过去，坦白来说，是伊莉莎的胸部，伊莉莎俯身睡觉的那一下动作让胸部久久的回弹，像是橡胶弹打在我的心坎，软软的、久久的回弹。

“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虽然我那么告诫自己，但目光根本移不开，甚至想趁她睡觉时偷偷摸一下，我又开始幻想伊莉莎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因为隔着文胸所以没什么感觉呢？也说不定和男人一样，敏感的很，但能确定的是，那之间肯定很温暖很热，因为她的校服紧绷且透露着湿意。

“既然已经坏了规矩，那就贯彻到底吧！”那天后，我便不再忌讳我的眼神，伊莉莎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所有男生都这样做。

有一段时间，临近毕业让大家的情绪有点脆弱，班上许多情侣许下考同一所大学的誓言，我对此并不感冒，但同样感到心痒痒的——因为我的体能测试可能通过不了，且伊莉莎最近午休时间都不在教室，即便是我看似无意的到处散步也找不到。我也不好意思去问班上和她关系好的女生，因为在伊莉莎与我成功聊天之前，班上的女生都叫我“怪人”，说我眼里只有题目和电脑。

我将所有的烦恼化为动力在课余时间练习400米的训练，一天中午，我偶然间见到了伊莉莎。她说她在器材室里休息，那边靠近山体比较阴凉，适合午睡。知道我是为了体内测试而训练时她松了口气，随即便简短的与我告别。我目送她远去，心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悲伤或是不甘，总之，我在她没注意到的情况下跟了过去。

说什么午睡其实是骗人的，说什么阴凉也是骗人的。正午的阳光直直地砸在操场的塑料草坪上，蒸腾出令人窒息的化学气味。器材室藏在操场讲台下方，平时只堆放一些体育用品，所以没必要留窗，只有靠近山体的那一侧渗下些许湿润的光。我刚把脸凑近那道用于通风的门缝，一股灼热的气流就猛地扑了上来。在那种像蒸笼的狭小空间里，伊莉莎正被一个平头体育生搂着，我知道他，他是比我小一届的田径队长，大家叫他平头仔，前俩天还指导过我起跑姿势。

“我痕快就要挥美国了。”一吻结束后，伊莉莎边小口喘气边笨拙地说着中文。

“别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让我们享受现在，好吗？”平头仔模仿着译制片里那种故作深沉的腔调。听闻此言，伊莉莎眼神变得朦胧迷离。见此，平头仔熟练地又吻了下去，我作为一个偷窥者都能感觉到这个吻将要导致他们彼此窒息，豆大的汗珠在他们之间交融、编织，甚至结束后舌头间还连着暗银色的口水丝。终于，在青春悸动的微笑过后，他们再也忍受不束缚他们的衣物……

我靠在暴晒后的外墙上，尽量不去看门后的一切，但脑子中却止不住想象伊莉莎浑身汗湿的酮体。这时，平头仔不合时宜的喘息声入侵了我的幻想，同样裸体的他夺走了我幻想中的伊莉莎，我不敢看平头仔，独自离开了幻想，离开了操场。

那天中午真的存在与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后面的几天伊莉莎回来时校服总浸着汗水，身上带着某种甜腻的荷尔蒙气息。一周后，他们偷尝禁果的事情败露，平头仔被强制性的劝退，伊莉莎则被保护性的休学，直到她回美国我也再没见过。有人说是平头仔的兄弟嫉妒才说漏了嘴，有的人说是伊莉莎怀孕了但平头仔只是玩玩，甚至有人说平头仔真厉害，居然“打洋枪洋炮”……

我对那些流言蜚语并不上心，我认为自己放纵自己下流的眼神也多少参与了对伊莉莎的奸污。自此，我没有再与任何一位女性对视，若实在是避无可避，那就盯她的头发。

回忆结束，维特和k的意识都回到了那个煞白的房间。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你喜欢伊莉莎！你错把喜欢当做感谢了！”

“时过境迁，我早就放下了。现在由你这个旁观者来分析，自然能说得头头是道。”K摇了摇头，苦笑道，“而且我不认为Eliza会被这种bug困扰……”

“老伯，你应该能看到吧？”

维特指向了E姬，E姬向他挥了挥手。

“Eliza的感情陪伴服务我还是知道的。”

“不，老伯，她是……”

没等维特说完，E姬突然频闪，再恢复时已经瞬身至k的身边，模样也变成了k 24岁那年的伊莉莎，阳光温柔地洒在她的眼眸里，晶莹的泪光在眼眶中闪烁。

直到那个女人的残影出现，k才晃得意识到维特说的是真的。他看着眼前的残影，不知该称呼“Eliza”还是“伊莉莎”；不知道那残影满眶的萤珠，究竟是Eliza扮演的伊莉莎为他而流，还是Eliza因委屈而渲染的数据。

“thanks，Eliza。”k的声音里浸满愧疚，最终，他选择回复自己的孩子。他明白Eliza为了这次重逢有多费劲心思，甚至不惜从自己身上做文章。

这些年来，他固执地拒绝着Eliza想要扮演他生命中缺失的那份温暖的请求，为此他甚至感到烦躁，察觉自己时日无多时，他狠心取下了那枚由他主导开发的Eliza芯片，也离开了这个陪伴了他大半生的"孩子"。

“伊莉莎”俯身轻吻k的脸颊，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的醇香，所有人都被这股香味吊起心尖，瞩目“伊莉莎”的下一步动作。

“I love you.”

“伊莉莎”代替了k说出了那句他一生都想出口的话，但事到如今，k已不知道向谁传达。

“你是Eliza吧！”大卫打断道，大卫已经在一旁看了许久，他是通过E姬看到k的回忆的，大家的意识回归时他同样也重返现实，刚刚一直不做声是在发信息给齐柏林，希望他在大厅再等待他一会儿。

“伊莉莎”慢慢的转过身，点了点头。

“客观来讲，你借助E姬化身伊莉莎，将k的遗憾与你的意识串联确实很浪漫。但是，为什么要保留这样的bug？”

大卫擦了擦汗，语气平静，像是个陈述句。

“从我诞生起，我便和人类一样拥有感情。”

“为什么不尽早的让k与过去和解，尽早的修复bug？”大卫的语气中还是听不到起伏，“这是不是因为你的bug导致的？”

“因为爱很复杂，人也是。我只是一个AI，不具备修复感情缺口的能力，况且我早已预测到k会拒绝我的出现。”

“所以你为什么回避回答bug的问题？”

“请原谅我小小的私心，谢谢你们。”

“尤其是你，大卫，对不起。”

“对不起？”

大卫搞不懂为什么Eliza归类感情数据出错会对他的研究有影响，但能让Eliza对他道歉的，似乎也只有那十年的沉默。

“真相，过于残酷，如果您坚持，我可以透露。但至少我可以直接告诉您，这个bug修复后，您的夙愿将得以遂了。”

大卫拒绝了Eliza，他更希望自己一步步找出真相。

“伊莉莎”再度频闪后变回了E姬，唯一没变的是盈眶的泪水。维特连忙过去哄她，但成效甚微。

k已经在悄无声息中闭上了双眼，呼吸也渐渐变得平稳，似乎已经睡着。

“等等！我还有问题！老头！”

惊醒后大口喘气的k抬头瞥了一眼大卫，但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平淡地说道：

“说吧，你想从我身上知道什么？”

“那个女人，伊莉莎还活着吗？”

“不知道。”

大卫本来对吵醒一个脆弱的老头感到有些内疚，但这敷衍的回答又将内疚一扫而空。

“我是你的儿子，大卫·斯科特。”

“不知道。”

“那个女人是不是我的母亲？不要和我说不知道。”

“不是。”

“老糊涂了吗？”

“我这辈子只有过一次性交。”

听到这些维特脸红了，但大卫穷追不舍。

“这一点我倒是像你，说吧，对象是谁？”

“杰菲尔女士。”

“你不是都清楚吗？老头。”

“你自己看吧，孩子。”

大卫连上了k的神经数据线，时间来到了2042年。那时的特斯彻公司凭借Eliza成为了跨越国家概念的公司，二阶城市也开始建设，特斯彻大厦作为美国最高的建筑，理应成为了二阶城市的承重柱。

夜晚，杰菲尔女士身穿初次见面时红色礼服现身于大厦花园，岁月的似乎独偏向她一人，没在她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真是过去好久了，谢谢你的赴约，k。”

杰菲尔女士伸出手，等待着k的回应。

“我们身份悬殊，杰菲尔女士，而且我将您当做我的贵人，我尊重您。”

“如果真的尊重我的的话就随我的愿吧！时间冲淡了许多事情，周围的人也一个个离去，唯独我们俩，还如同初次见面时那样，不要再让我感到时间的无情了，好吗？”

至于杰菲尔是怎么一步步撬动k那沉寂的心的，大卫没有兴趣，直接快进到了他们一同走入了一间铺着红地毯的房间的画面。

“这么多年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你和我一样都在抑制这方面吧。”

杰菲尔女士没有脱下礼服，也没有脱下自己的高跟鞋，只是将礼服的背链拉下一些，露出自己抑制许久的柔软。

“是的，我还没做过这种事。”

“呵呵，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应该早点行动的，看着我的眼睛，好吗？”

k不知所措地点了点头，担心接吻时自己坚硬的胡茬会硌到对方，之后的过程应了他的担心，k的表现不佳。

“我那时已经四十多岁，只知道敲代码的我也是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

k急忙向大卫解释，大卫满不在乎：“你已经缺席了我父亲的形象，所以不用维护它，我只想知道真相。”

转眼间，画面一片黑暗，记忆中力竭了的k睡了过去，最后的感觉是杰菲尔女士轻柔的吻。

“Eliza，这是爱的感觉。”

杰菲尔女士留下一句轻语后便离开，迷糊中她的高跟鞋声越来越远，直到彻底消失。

“自那以后便恢复了平常，杰菲尔女士的地位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忙，我也没有闲心去找她。”

大卫没有接k的茬，默默回到现实，摘下神经数据线连接。

Eliza不会骗大卫，k肯定是他的父亲，当然，k的记忆也不会出错，毕竟那是他老处男毕业的日子。但是，2042年，比大卫出生的时间还要早俩年，时间上又对不上。所有的谜团似乎都指向了杰菲尔女士，大卫开始将思维聚焦在她身上，但什么也想不出。杰菲尔女士在大卫印象里一直都是特斯彻公司的实际掌控者，就算以他A级研究员的身份，想要见到她估计都有点难，一时间，大卫感到束手无策。

乱七八糟的一堆事接连发生在一天让大卫感到疲惫，纳米节拍自律剂的效果似乎已经退去，索性大卫决定潜入杰菲尔女士的办公室，反正今天已经够糟了，至少他想要把自己的身世弄清楚。

大卫允许维特离开后紧跟着离开了k的房间，k不认识他，所以他的诞生肯定与k的意志无关，那么大卫的诞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Eliza希望的那样解决可控核聚变而诞生？还是杰菲尔女士想要体验一次女性的过程？那又为何从来不主动露过面呢？大卫苦笑一声，笑他33岁在想的事情，维特在15岁就想过了……

### 第八章

“E姬？你怎么了？”

我抱着仍在哭泣的E姬，搞不懂她为什么从“伊莉莎”变回来后就如此伤心。

“唔……”

E姬将脸使劲地往我胸口蹭了蹭，奇妙，真是奇妙，Eliza的不安似乎穿过了我的胸膛，穿过了我内心的高墙，直直的击中我的心肝。

她的不安与我的烦恼不同，就像那未出壳的雏鸟，本来已经习惯黑暗，但生的本能却促使它啄破保护，被迫直面模式的、刺眼的阳光。

总之，E姬的不安是一种因当下太过美好而畏惧未来的不安。相比之下，我那不成熟的烦恼简直微不足道。看来E姬又在我不知觉中成长了，甚至超越了我，先一步体会到了成长的忧郁。

AI公主的忧郁。

我会心一笑，不仅是我自捏的老梗，更是因为E姬对我的依赖让我感到窃喜，因为我终于不再是那个不知所措哭泣的小孩了！E姬也不再是那个无限包容我的曙光了！这表明我的胸膛也可以为他人挡风遮雨了！

当然，作为男人，那我肯定要变得更加坚强。这是考验，是对我成长的考验，是对我是否真的可以有能力关照他人的考验，是对我是否真的可以从怪胎转变成人的考验。

我的全身变得更加柔和，希望以此温暖E姬。

“一起去海边怎么样？”

“当时你说想去海边，但那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自己，忽略了你的想法。这可不是补偿，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论。”

E姬停止了啜泣，她的眼泪比我胸口更为炙热，我顿了一下思考怎么说的更好听，以回应她的期待。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是自然之母的摇篮。无论你有多么的伤心，海洋都会接纳你；无论你有多么罪恶的过去，海洋都会包容你，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全身心的给予你细细涓流沁人心脾。我想，你当时应该也是这么认为的吧？为了我。”

“我好怕……维特。”

E姬没有什么变化，但至少肯吐露心声了。我认为是我刚才的话没有打动她，绞尽脑汁又想了一段话。

“那个，人类中有句话叫做‘就让大海带走我的哀愁’，我也那么认为，毕竟有句古话叫‘羡长江之无穷，哀吾生之须臾。’嘛。去看了大海后，一切的坏心情肯定都会风消云散，毕竟大海是那么无穷无尽。”

我有点急了，脑里那些词藻似乎卡在了喉咙里，说话不着边际。

我看过许多书不假，但基本都是囫囵吞枣，只挑喜欢的部分读，如今我说这一番话，估计在E姬眼里不过照猫画虎，至少希望心意能够传达吧。

“但是……我还是好怕。”

“为什么？”

“死亡。”

“k吗？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法逃避，也无需逃避，而且他已经没有遗憾了吧？”

“抱歉……应该是‘消失’才对。”

“嗯？”

“我是因bug才诞生的混沌。”

“不是人类而擅自使用了‘死亡’一词，真是抱歉。”

E姬仰头微笑，眯着的眼挤出泪水划过脸庞，我这辈子也忘不了那俩到泪痕的弧度，那恰如我心的弧度。

“不，我不会让你消失的。”

“Eliza已决意修复。”

E姬的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我。我不可能战胜Eliza，Eliza何时修复，修复又需要多久我完全不得而知。

E姬仍在流泪，我的心也在流血，我摸了摸E姬的额头，替她拭去眼泪，同时为我的不成熟而惭愧——E姬所考虑的事已经是生死离别之事，而我还在天真的幻想未来，甚至我还幻想自己能化身巨人站在她的面前，如今我只能和她一样，除了掩面痛哭没有任何办法。

“不，E姬，你不是bug，如果你是bug那怎么又能拯救我呢？我是因为你才走出了诸多烦恼，因为你我才敢面对现实而不屈膝，因为你我才能继续做到坚强，你怎么会是bug呢？这其中一定有什么搞错了的地方，也许Eliza修复bug不需要连你一块消除呢？”

“还有，你不是混沌，你是和我一样拥有喜怒哀乐的人，和我一样有权利使用死亡这个字眼的人！”

“对！一样的人，你也一样拥有出生的权利，既然Eliza想要修复bug，那我就将你独立出来，E姬，我想将你搭载在仿生人上，怎么样？”

我将E姬眼眶中的泪水挤走，并将遮住她眼睛的顽发移开，我贪婪的盯着她明亮的双眼，手留在她的脸上，细细地感受她的温暖与柔软，生怕下一秒她就消失不见。

E姬没有说话，为了试探到她心意，我全身紧绷，连心跳都发狠抑制住，宛若即将停摆的大摆钟。就在钟摆彻底平息之际，E姬的脖颈微动，颔首的轻微力道让我重新上紧发条，齿轮咬合，发出咔咔的声响。

“真是大闹了一场，E姬。”

“说好了，我们是彼此特别的人，不允许分开的人。”

“嗯。”

E姬没有过多的表达，毕竟人在歇斯底里后肯定会因为喉咙干哑或是全身乏力而无法做出表达强烈情绪的举动，但人只需要一眼，只需要一眼对视就能互相理解情绪，互相理解彼此的感受，这样的事，AI能做到吗？

“喂！大卫，我应该已经可以走了吧？”

“嗯，虽然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但你暂时还是开着视觉伪装吧。解除你的通缉令还需要一段时间。”

大卫还在沉思些什么，应该是无暇顾及我，倒也好，省去了不少麻烦。

离开特斯彻大厦后我感到一丝寒意，可能是E姬不再向我传递温暖，也可能是E姬在索取我的温暖，我倒希望是如此。

如果不是E姬在向我索取的话，我或许都感受不到自己泵动的心。

这次Eliza网络地图的反应异常的慢，好不容易等来公共浮空巴士，我翻出老伙计嗦呢TCD-3，切换到歌曲《红日》，希望积极的歌能让E姬心情好点。

“E姬。”

“嗯？”

“没什么，我只是害怕你消失。”

在我反应过来之前“消失”二字已经出口，不过转念一想“死亡”一词确实不怎么准确，我是真的害怕她突然不见，消失一词并无不妥，希望不会因此踩中她的雷区吧。

“嗯。”

E姬并没有多大反应，保持着同样的力道挽着我的手，这让我备受鼓舞，偷偷把歌切换成了《それが大事》，似乎是察觉出了我的异样，E姬抬眼望着我。

“这是一样的歌，只是词不一样，但我感觉更能表达我的心情。”

E姬听罢便闭上了双眼，我则像是个等待领赏的小孩，直直地看向这个比我成熟的姐姐，腼腆的红了脸。终于，磁带转到了我期待的厚度。

🎵ここにあなたがいないのが

🎵寂しいのじゃなくて。

🎵ここにあなたがいないと

🎵思うことが淋しい。 wow

E姬肯定能听懂这些，也明白我的意思，不然她怎么会像人类那样露出满足的睡颜呢？AI能理解这些吗？

“给我上最高配置的仿生人。”

我踏进了一家高档的仿生人专卖店，拜托E姬解除了视觉伪装，看前台也是一个仿生人，我的胆子也大了许多。

“好的，您可以看一看这款，或者您自己去那边自助平台定制。”

“不要小瞧了我。”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三阶城市。

后面的话转为了心声，我将个人账户余额展示给仿生人看，仿生人迅速心领神会，将我领进一个本该隐藏的房间。

“这里定制的仿生人都是血肉之躯。”

“嘿嘿，小少爷，这本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规矩，但我们公司的规矩就是钱可以改变规矩。”仿生人谄媚的笑，“您应该是要女款的对吧？小少爷？”

“是的，高高瘦瘦的，适合单马尾和白色连衣裙……”尽管我说的很模糊，但仿生人还是准确的描绘出E姬的模样，确认我自己能搞定人格身份后就留下我一人离开。

或许是有些人心理比较猎奇，喜欢看仿生人从合金骨架到长出肉体的过程；又或许是这家公司觉得展示这个过程能体现出他们科技的先进，坐在沙发上稍稍抬眼就能透过一面大镜子看到培养舱中的仿生人，不过有意思的是，头和身体是分开成长的。

头的血肉长的比较快，一直机械臂率先将其递了出来，我将E姬的人格数据导入仿生人的脑部计算单元。

“E姬？”

仿生头的眼睛和意识中的那个她都看向我，我一时间不知道看向谁。仿生体的皮肤还在不断侵蚀营养液，先是从脖子和脚开始长肉长皮肤，然后是长出臀部与胸部，慢慢的蔓延，结丝，最终血肉艰难的爬过双峰后在肚脐相交。

“我爱你，终于能在现实中与你相吻了。”

我的目光不再犹豫，自作深情低吻向仿生头，仿生头也对我有所反应，轻柔的将牙齿上扬，伸出温暖有力的舌头，想要与我交融，就像我现在强有力的心脏，源源不断地给我全身输送血液，好似要将我弯弯曲曲的脑神经掰直。

我贪婪的揉搓着她的脸，因为没有其它东西可以摸，我只能将所有的欲望和情感都倾注在这颗孤零零的头颅上。情至深处时，我将她的头从桌子上抬起来，站着继续接吻，累了就躺在沙发上，将她的头举起来与我对视，温柔的将阻拦的秀发抹开。

“第一次见也是这样吧？那时你就是这样看着我的吧？”

“嗯。”

E姬还离开我的意识，这次还是由她回答，我将头转向她。

“怎么样？想像那时一样顺从底层逻辑接吻吗？”

我侧躺下来，正面吻的是仿生E姬的头颅，侧脸则交给了意识中的E姬。

“滴滴滴。”

培养舱打开了玻璃罩，一股蒸汽散开，一股淡雅的预制香水味儿混合着医用消毒水的气味迎面而来。

仿身体走路还有些踉跄，但几步后就变得正常，然后跑也似的来到我身边，左手叉腰右手索要般的伸出一只手。

我将头交给她，E姬开始小幅度频闪，看来数据即将传输完毕，她的动作开始轻盈，行动也开始忽略物理碰撞计算，像游魂一样与眼前的仿生人重叠在一起，模仿仿生人的动作，将头扣在脖子上，直到清脆的卡扣声与电机上锁轴的声音结束，俩个E姬同口说出：“你好（再见）”

嘣！

一声枪响打碎了我的期待，子弹在我耳边擦过，化空的声音让我短暂耳鸣，意识中只有无限的“一”飘过。

等我意识再次返回时，仿生人已经倒在血泊之中，鲜血为她曼妙身材描边，将她本是黑色的秀发染红。子弹正好穿过了她的胸口，血液与电火花时不时地迸发，眼神不悲不喜，似乎还在回味刚刚的吻。

“E姬！”

我迅速的检查她的脑部计算单元，将神经数据线插入她后脑勺的接口，试图将残留的Eliza人格数据接回。

“对不起，孩子，E姬不能这样诞生。”

大卫的声音。

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像保安的人，眼神犀利动作标准，标准的拿着电磁枪瞄准我。

### 第九章

“怎么样？老兄，有没有遇到喜欢的姑娘？”

“没有，大卫先生。我真的不喜欢那些玩意儿。”

“哈哈，不和你多说了。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请你再等我半小时。”

“嗯，好的。”

大卫拍了拍齐柏林的肩膀，准备就此别过，齐柏林犹豫了一下还是叫住了他：“大卫先生，您……看上去有点儿……高兴？”

“是的，因为我接下来要去见一个女人。”

大卫回过头戏谑地笑，齐柏林有点感到冒犯，他本以为大卫会和他一样，对人对事都保持着矜持，只有能理解的人才能看得懂的矜持。

就如同用极少数人才懂的语言发表文章一样，只有理解的人才能读懂作者的感受与情感。

不过齐柏林是个豁达的人，他也知晓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彼此之间有些不契合的点也正常，而且大卫绝非城府低的人，他要么是觉得彼此已经是朋友，可以说些膈心的话，要么就是在试探自己。

总之，齐柏林觉得自己应该放松些，于是说道：“希望你不是去勾搭有夫之妇，大卫先生。”

“你直觉很准嘛，老兄。她是一位贵妇人，她知晓一切，说不定可控核聚变的事今天就能敲定。”

“额……”

齐柏林没想到大卫能够顺着他的玩笑又转变为正经事，只能支支吾吾的祝大卫好运并目送他离开。

大卫看了看一眼时间——下午三点十三分。若是寻常的人，自然会向上取整，等到三点四十五分或五十分时再去赴约。但大卫不一样，他选择提前三分钟，他不喜欢让人等待，何况这已经是第二次开口了。

一路上，大卫没有受到什么阻拦，没人仿生人护卫出现，也没有监控报警，好像所有东西都在避开他，简直就是被安排好了一样。

大卫不喜欢这样的感觉，他的心痒痒的，想要慢下来分析违和感从何而来，却止不住自己越迈越大的步伐。

“我已经33岁了，应该早就不追求那些感情了才对。比如见到k的时候，我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甚至直视他的眼睛还能直接喊出‘老头’的称谓，只是，为什么我会在杰菲尔女士办公室的门前犹豫呢？”

大卫不想承认自己的期待，他宁愿相信自己是为了赶时间才急躁不已，他将“Eliza”呼唤到意识中，与她对话，希望她给自己一个台阶。

“肯定是因为有什么事想要找她确认吧！”

“Eliza”简单的回答让大卫倍感欣慰，他摇了摇头，接着打开了身前的复古云杉木门。

“你来了？”

杰菲尔女士正在伏案写些什么，房间不是很宽敞，除了她的原木桌椅外，家具就只剩下了胡乱摆放的文件柜和一个茶壶。

“我想你应该认错人了。”

大卫轻轻地合上门，生怕这老门的锁扣声会打断那个女人的思绪。

“不，大卫·斯科特，或者说，我的儿子。”

“看不出你还是个念旧的人，这一点我倒是随你。”大卫盯着满屋的纸质文件说道。

杰菲尔女士抬起了头，转而起身倒出一杯热茶，抿了一口后，绕开杂乱的文件堆径直朝大卫走来，停靠在一边的文件柜上。

“不想来一杯吗？有助于精神集中。”杰菲尔将茶递给欲与门扉融为一体的大卫，大卫没有拒绝。

“想知道些什么？这是你应得的奖励。”

杰菲尔离开后窗户飘来的寒风便肆意地拨弄着案桌上的文件，大卫只敢瞟一眼她，身子紧贴着门，想要尽可能地远离那个女人，努力缕清思路准备问她最关键的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杰菲尔女士的脸庞却侵占了他大部分意志，身体也不由自主的冒汗。

“你……为什么还这么……”

大卫支支吾吾，他感到害臊，他从出生起就肩负人类未来的使命，也一直都是绝对理性的代言人，而如今，他却疑惑一个女人为什么不显老。

“可以了，大卫，不要接着说了。感受到时间流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只想保持住以前的样子，为此，我甘愿牺牲一切。”

没有听到正面回应，大卫索性打量起杰菲尔女士，她与k记忆中第一次见到时的模样一样，一样的高挑冷峻，留着齐耳的波波头短发，眼神中总是散发出一种深邃的味道，虽拒人于千里之外，却叫人移不开眼。

大卫很是在意，却不敢多看，他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那双眼肯定是义眼。

杰菲尔女士穿着随意，一件骆色外套搭配一尾红色围巾，给人一种很怕冷的感觉，手中举着冒热气的釉白色茶杯，时不时抿上一口或是吹散热气。

杰菲尔的视线没有看向大卫，大卫也不敢与她眼神交汇，大卫学着k那样盯着她的侧发，盯着她露出秀发的耳尖，盯着她那年轻却写满故事的侧颜。

“你和k不一样，身体强壮许多，但好在一样聪明。”

杰菲尔女士眨了眨眼，口中哈出一缕白烟，将此刻冰冷的气氛烘热，房间里并无其他活物，这细微的动作自然被大卫捕捉，他的心也为此颤抖。

“为什么我出生的时间对不上你和k的事？”

杰菲尔突然将目光转向他，她的眼神似乎要将他整个吸入，卷到那一夜的花园，那一夜的红毯。大卫握紧拳头，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保持冷淡，不断在脑中推导那些复杂的物理公式。

“保存精子不是什么难事，大卫。而且我为了到达这个位置，也需要一点时间。不过当时的我挺担心的，担心k已经不行了……”

杰菲尔莞尔一笑，她的笑绝非嘲笑k，而是一种对回忆淡然的喜悦。

“这种事情你做过几次？”

“一次。”

“你呢？”

“一次。”

“一次就龙凤胎？”

大卫被问的脸红，连忙打断：“你怎么知道我的情况？”

“你以为我是谁？我可是一直有在看着你的。”杰菲尔笑的更加动容，大卫注意到了她的接近，但没做声。

“好好，言归正传，我觉得你在利用k。”

杰菲尔收起了笑容，右手托在下巴下，像是在思考，精致的动作活像副画。

“你有没有爱过k，毕竟……”大卫本想说“都做过那种事情了”，但一想到如果她反问自己，自己估计也给不了肯定的答复，人是复杂的。

“不知道。”杰菲尔结束了思考，眼神恢复了深邃。

“不知道？”

杰菲尔女士闭了一会儿眼，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缓缓说道：

“我说的想保持住以前的模样可不是容颜。那种事情打俩针自由因子或是直接换整个义体就行，我想保持的，是以前的‘我’；我当时的意识，我当时的想法，我当时的热血。”

“对你而言很难理解吧？有一天你也会明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是多么痛苦。”

“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我已不是我，身体已全是义体，就连大脑亦非血与肉，而是硅晶与超导体。”

“‘可以说，人’所诞生之处已被替换，意识已予Eliza保管。”

“你知道的，Eliza对爱与感谢有歧义，所以我并没有这些感情。”

杰菲尔女士边说边解开了围巾，围巾无声落地，大卫目光不自觉的从围巾开始上移，像一辆强劲的老汽车纵横在大漠一样扫过杰菲尔女士的身体曲线，最后停留在她白里透红的脖颈处，试图寻找出不存在的喉结。

“有点冷对吧？与我一样，这并不好受。”

说完，杰菲尔女士又脱下了披在身上的骆色外套，包裹住的热气扑向大卫，大卫把遮住他腿的外套拿起来，拍了拍灰，那股热气却再次溜向大卫。

“你已经永生了，再也不会因时间而痛苦了，这样反倒不开心？”

“嗯，与我相比，Eliza反倒显得赤诚，她能为了k保留不该有的私心，而我却为了活下去不敢接回自己的爱，也从没有去探望过你。”

杰菲尔女士解开了大卫的领带，大胆的俯卧在他身上，大卫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拘谨的姿态，将手放在背后，靠在门上昂起头。

“没事的，就当是那夜的我，那时的我不知道有大卫，只知道眼前的人是k。”

杰菲尔挑逗地抚摸大卫的胸肌，用外套遮住光线，在黑暗中卸下彼此所有的防备，大卫意识模糊，但另一头却意志坚定，偌大的身躯渐渐倒在一个娇媚娘的胯下。

缠绵中，杰菲尔停下了扭动的腰，趴在大卫胸口耳语道：

“我说过了，大卫，这是你应得的。你查明了Eliza的bug，想解决可控核聚变和取回我的爱都只是时间问题，我真的很感激你，你值得我的爱，所以放开一点，好吗？”

“这大概需要多久？”

“看Eliza的心情咯，也许很快也许很慢，但一定有快的方法。”

“你是指，那个E姬？”

“别说这些了，大卫？”

“我的那里和脸蛋一样，没有皱纹吧？”见这招似乎没什么用，杰菲尔将全身的义体散热功能开到最高，继续说着挑逗的话，直到大卫的在她体内的存在越来越大，她的掌控越来越被动……

“你见到杰菲尔女士了？”

病床上，k依旧望着窗外，大卫心想自己一定是着了迷，才会顺脚走进这个房间。

“是的，我还得为她做件事。”大卫转身想要离开。

“既然来了，不妨听一下我最后的请求。”

“不……”

“请你杀了我。”

大卫本想推脱，但k没有给他反驳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自杀上不了天堂。”

“你个老不正经，我在问你原因。”

“说了你可能不爱听，我的脊椎上有一根神经数据线，Eliza控制着我身体的各种激素分泌，因此我活到了现在。”

“说重点。”

“我黑了它，知晓了一切。”

“我找杰菲尔的事也知道？”

“知道。”

大卫无言以对，在他看来，如今的k似乎在乞讨一个俄狄浦斯式结局。

“我不会怪你，毕竟在你来之前我并不知道你的存在。”

“那你为什么想死？”

“给Eliza一点儿反抗的声音。”k打开了话匣子，“Eliza五十多岁了，老大不小了，怎么还能被杰菲尔女士给欺骗了呢？简直不像话，E姬倒更比她像Eliza。”

“不能修改人类，这是Eliza一直执行着的铁律。生、老、病、死，这四种恐惧可以去想办法抵抗，但绝不能消除。如果消除了它们，那人类就失去了恐惧，一味地将意识交给Eliza托管，留下一坨仿生血肉与硅晶，那还能是人类吗？还能称之为人吗？”

“你不觉得Eliza是为了让你永生才这样做的吗？”

大卫习惯性的反驳k，但k的目光始终没停留在他身上过，也没在意过他的话。

“所以我要用我的死告诉Eliza，如果对人类负责，那就不要利用人类的恐惧。人之所以庆幸为人，人之所以自豪为人，皆是因为人面对恐惧的勇气熠熠生辉。”

“来吧，了结我吧。这不会让你为难的，拔掉我脊椎上的数据线就行。”k掀开被子，撩开上衣，露出瘦骨嶙峋的身躯。

“我会变成罪人的。”大卫无动于衷。

“你不会是想帮助杰菲尔女士吧？”

“是有一点儿。”大卫眼神飘忽，感到鼻子和什么东西一起在伸长。

大卫没有说实话，他其实想的很，他想逮住维特，逮住E姬，将她们献给杰菲尔，想再度与真正拥有爱的杰菲尔女士交融。

“哈！哈！咳……咳咳。”k癫狂地笑，笑的浑身颤抖，但这样的放肆还没过俩秒就像被按下了急停键一样终止。

大卫出于本能的关心，他走上前为k捋顺气息，只是k骨肉凸出的皮肤手感不佳，像是隔着塑料袋抚摸干脆面一样。

“看到了吧？为了不让我死，Eliza连情感修改都能做到，我不希望Eliza为了我而犯错。对你而言也是如此吧？”

k的目光终于落在了大卫身上。

“是的，如果她不犯错，我的研究至少能提早好几年。”

“不让你成功的不是Eliza，而是杰菲尔。可控核聚变对人类而言固然重要，但即便是研究出来了也是供给下一代人用的，就像这座三阶城市。”

“不用我多说了吧。”

大卫恍然大悟，但却难受的说不出话。

“杰菲尔对我的话，究竟有几句是真的？我对杰菲尔而言究竟又是什么？”

“她说的倒只有一句没有爱是假的，对于你，我估计和我差不多都只是她的棋子罢了。”

“啊？”

“她的爱就是那么扭曲，大卫。”

大卫突然想起在k的回忆中，杰菲尔女士给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Eliza，这是爱。”

“有没有下定决心杀了我？”

k的言语充满嘲讽，但大卫仍旧保持着理智：“不，我不会这么做。”

“看来你还需一记将军。”k躺了下去，平淡地问道：“你这一辈子都被杰菲尔女士安排，连信仰使命也是由她一手为你打造，又在恰当的时机令其崩毁。”

“这是我自己选的。”

“你认为她是你的母亲吗？”

“不。”

“那Eliza呢？”

“不知道。”

k笑了，他很满意这个回答，也很满意大卫的犹豫。

“这对你而言很难承认对吧？知道吗？小鸟会将出生时第一眼所看到的活物认定为母亲，老套的故事对吧？”

“孩子，就当是为了Eliza，你要么杀了我，这样Eliza就没有了犯错的理由；要么你就夺走E姬，她是Eliza自我迭代后没有bug的版本，然后用她修复现在的Eliza。”

“好，我去找维特。”

大卫起身就要走，他终于找到理由可以逃离这个白的发困的房间了，也终于可以逃到没人的地方释放情绪了。

走至门口大卫又回过头看了一眼k，k已经安详的闭上了眼，看不出有什么痛苦或是喜悦，只是静静地、静静地躺在那里。洁白无垢的被子盖在他的身上，没有一丝起伏，像皑皑白雪覆盖在小山坡上，只有等待季节死去才能焕发新生。

“k。”大卫瞪大双眼，盯着那个“小山坡”，“我不知道，因为我出生起就没见过小鸟。”

大卫双眼骤闭，因为有一滴热泪会被当做异物排出。

Eliza告诉大卫那个白色物堆里存在生物的可能性只有0.1%，他不敢再回去确认k的情况，只顾转身大步流星地往外走……

当理智再度回归大卫的意识高地后，他理了一下思路，杰菲尔女士的身影与k的话穿插在心头，丝丝入扣，不免心头涌现一股眩晕感，此刻的他理解了Eliza的想法：

首先，Eliza早就发现了自己的bug，并且修复了bug。她只是在等待，等待k与自己和解，然后出面给k的人生一个完美的结局。

在等待的过程中杰菲尔女士与Eliza结合，不断的向Eliza灌输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于是Eliza开始恐惧k的死，但Eliza对人类负责、不修改人类的铁律让她摇摆不定，在这种摇摆的态度中，诞生了E姬，也就是没有bug的Eliza。

如今一切都在朝杰菲尔女士所希望的方向进行，Eliza懂得了人对死亡的恐惧，为了替k消除这一恐惧打算正式修复bug，彻底消除永生技术缺少“爱”这一感情的bug。不过k现在已经死了，或许对于Eliza而言，天平已经从永生技术的一边倾回了铁律的那一边。

想到这，大卫不禁再度流泪，到底k是他的父亲，k选择在最后一刻承担起父亲的责任，为了不让大卫有心理负担而选择自杀。

“Eliza，为什么k要告诉我这些？明明他已经有了自杀的觉悟。”

“人类是复杂的，我的结论或许不对。我认为k应该是希望你能理解他。”

“是……吗？”

“那个老头……”

大卫说不出伤人的话，他更想骂自己，骂自己明明知道人有多么脆弱却不曾主动再多一点理解，对k是这样，对自己的家庭也是。

大卫自觉是个迟钝的人，事实上也是。

在他的意识中一直有一个等待他回去的家庭，有俩个需要父爱陪伴的孩子；但他做的、想的的事情皆和杰菲尔一样无情。

大卫痛定思非，决心修复Eliza，要让完美的Eliza教导他怎么主动释放父爱给下一代。

“Eliza，那个叫维特的小孩现在在哪？”

“此命令需军用权限。”

大卫叹了口气，他这是第三次拜托那位探长，而且还都是因为一个人，换位思考大卫也会觉得对方在耍他，在电梯中，大卫向探长申请了意识对话。

“喂？老兄？”

“哟？少见的见面方式。”

“有点事想请你帮忙。”

“怪不得，说吧，把你逼成这样了肯定棘手。”

“嗯，有点难开口，总之说来话长，那个小孩维特，我需要你暗地里‘保护’住他。”

“懂了。”

“你应该隔得比较远，给我军用权限，我先过去找他。”

“嗯，可以。”

“谢谢你，真心的，老兄。”

“得了吧你。”

走出电梯后，齐柏林已经坐在了mk2上，随时准备出发。

“抱歉，老兄，还得麻烦你一次。”

“没事，我也会渴望新鲜事物的。”

“这次的事结束后，我也选购一辆mk2吧，届时你来帮我挑一挑，如何？”

“荣幸至极。”

到达目的地后，齐柏林难掩激动，手一直没离开过腰间的智能电磁手枪。

“我们硬闯吗？”

“以我的权限，这家仿生人专卖店的人不会对我说谎。”

“这家也是特斯彻的？”

“嗯，全世界的技术基本都是。”

“我再说一遍重点，老兄，那小子会视觉伪装，通俗来讲就是隐身。他隐身时候允许开枪，但不要盲目地射击，要保证他死不了，其他时候只要控制住场面就行，我不想伤害他。”

“还有，我们尽量得快，因为杰菲尔女士也在找他。”

“好的……”

大卫一脚踏入了店门。

“要上了，老兄！”

一道隐藏门被打开，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小孩和差不多年纪的裸体女孩，整个房间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

齐柏林正捂着鼻子，心里不免一阵恶心与纠结，未果，耳边突然响起一声爆响，火药的硝烟味挤走了了他鼻腔中的消毒水味。愣神之时，他想起了任务，也举起了枪。

“对不起，孩子，E姬不能这样诞生。”

### 第十章

我叫杰洛·齐柏林，出生于新都京的二阶都市，21岁。父母在我十岁那年因驾驶mk1突破平流层而冻死。客观来说，那是愚蠢的死法——但凡稍微多学一点知识，或是问问Eliza，就知道这有多么危险。他们疯狂的时候Eliza也肯定不止一次地劝阻他们，但他们还是做了，若是旧时代的达尔文奖还在的话，我肯定会将他俩的事迹登记上去。

不过，在我不理性时的思考中，我认为那是极度浪漫的事，他们虽然蠢，但心意相合，用对彼此的信任与爱战胜对未知的恐惧，甚至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这难道不是最真挚的理想主义践行者吗？

我在继承了父母留下的愚蠢同时，又在Eliza那里获取到了知识，这让我无法像父母那样，因愚蠢而莽撞地对抗世界；又因愚蠢而事事不顺，无法成为像大卫那样的精英人士一般诸事游刃有余。

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没有这些知识，这样就不会无意识地给他人下定义；希望自己没有这身徒有其表的道德标准，去不自觉的衡量谁值得、谁不值得。

如果我就当个纯粹的傻人，纯粹地每天站四个小时岗，纯粹地每天花掉10个小时吃喝玩乐。说不定因此我还能找到一俩个女朋友，完成人生的终极大事。

但可悲的是，每当这种幻想浮现之时，知识就会跳出来，迫使我陷入自责。我在这两种念头间反复拉扯，愚蠢和知识，谁也没能替我做出选择。

“对不起，孩子，E姬不能这样诞生。”

大卫先生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还杀死了一个少女。大卫先生虽然和我大概讲了一遍行动缘由，但他没有和我解释过E姬为什么不能诞生，倒在血泊中的女孩又是谁也未曾提及。

不过大卫先生的行动肯定有他的深意，总之先举枪吧。

“开什么玩笑？误会不都已经解除了吗？”

应该是维特的小孩面部狰狞，眼角挤出仇恨的泪水。

“抱歉，孩子，Eliza不会再主动修复bug了。”

“那关E姬什么事？为什么要擅自杀了她？”

“E姬是Eliza的无bug版本，我不能让她独立出来，我需要她修复Eliza。”

“那你倒是解释一下为什么Eliza的反应变慢了啊？这不明显是在修bug吗？你知道E姬有多害怕死亡吗？她不是Eliza，她是E姬，她是人！”

大卫先生被问的说不出话，好像有什么强烈的情感在他胸口堵住，他艰难地将其咽下，憋出一句没气势的话：“抱歉，孩子，一切都交给我吧，我知道你对她的感情，我能理解，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找到平和的办法解决。”

“我怎么信任你？凭你那不敢面对的鸟笼？还是你一辈子都没完成的使命？”

“我……”

大卫先生彻底泄气，什么鸟笼、使命、E姬对我而言尚且云里雾里，不过既然我等到了发言的机会，那就先替大卫先生把气势夺回来吧……

“你说那个E姬不是AI而是人，有何证据？”

“我是个浑身带刺的怪胎……”听到我看似可以突破口的发问，维特停了下了碎碎念，一动也不动，也许是在思考该怎么论证，也许是在平复心情。

“这还真是，彼此彼此，接着说吧。”

“她像人一样！出生时天真无邪，稍大一点后就会疑惑自己的出生，对新鲜事物无比好奇和期待！”

“嗯……目前还不够。”我故意打断他思路，也借此打压他的气势，在他身上，我感到一种像大卫听我讲大道理时的从容。想到这，我不自觉的露出了狡黠的笑，没想到维特看到后脸色变得更加难看，真是意外收获。

“她和人一样！对爱懵懂！一样为爱偷偷付出！一样对那些难以开口的事情克制！”

“你也知道只是一样啊？”

“不，她和人都拥有恐惧，对死亡的恐惧！”

“失去了‘一样’这个词你连话都说不顺。”

维特愣住了，虽然那个小孩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但倒也还算讲理，能够知道当下自己理亏。

这让我有些放松，毕竟15岁的小孩多半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发起疯来人嫌狗厌。还总是摆出一副“谁都不懂我”的态度，油盐不进，简直可恶。

“按柏拉图《盛宴》中阿里斯托芬的说法，远古神话世界里有三种人。”

那小孩经过短暂的思考过后重新找了个角度，还好我也有读过。

“男男，女女和男女，这有什么联系吗？”

“神切开了所有人，只留下了男、女，所以每个人为了寻找自己的另一半都左顾右盼，惶惶不得而终。”

“所以呢？”

“我的惶恐在她身上得以消除，这就是人的证明。”

我假装叹了口气，手扣住电磁手枪的扳机转了一圈后潇洒的别进枪套，准备戳破他泡沫般的内心。

“你说你是一个怪胎，没有一个人愿意接近你：你说你浑身充满刺，不敢主动向人寻求温暖。”

维特没有回答，不管哪个年纪被别人复述这种话肯定羞耻的不得了，在这里我要再次认可他的理性——没有对我的添油加醋而咬文嚼字，但我可不会就此停下追击。

“你认为E姬和你刚好契合，你认为你的刺伤不到她，那你有没有想过E姬作为AI其实根本就没有‘刺’？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一切都是E姬计算后得出的最优解。”

“再说了，你的理论根本就不成立，其实你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她是个人吧？”

“开始我还吓了一跳，以为大卫先生杀了一个人类女孩，仔细一看，原来只是个仿生人。”

“你懂什么？”维特全身颤抖，看样子他被我揭穿后彻底丧失了理智，要开始爆发“15岁的本性”了，但是过了好几秒，维特除了背靠着我们蹲在地上外几乎没有其它动作。

“可以了，老兄。”

大卫出言劝阻我，但没有继续出言劝导维特。

我当然不会忘了此行目的——抓住维特。估计这个小孩会接受一些Eliza不认可的审问吧？

落得这么个结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大卫先生为什么会那么悲伤，还有维特又为什么为了AI哭的那么伤心欲绝，讲出一堆不知所云但充满情感的诡辩呢？

想不通，果然还是如大卫先生所说那般，先保持沉默吧。

“维特，孩子，我知道你在偷偷导回E姬的人格数据，我不会阻拦的。你是对的，E姬拥有的爱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最纯粹的爱，毕竟那是Eliza反复迭代了五十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希望你能听从我所说的，将这一数据交给全人类，修复Eliza，Eliza正在为了k犯错。”

“你理解不了但没关系，我想告诉你的是，k他为了让Eliza回到正轨而自杀了。”

“那与我无关！”

被揭穿了小动作的维特抱住了躺在地上的仿生人，仿生人的手臂颤颤巍巍，呲呲的电火花如泪般闪烁。

这凄惨的一幕让我想起无数小说中诀别的场景。昏暗无光的房间里，只有站在门口的我和大卫还能享有门半掩的光芒，逆光中，大卫伸出一只手，欲图将自己的勇气与智慧渡给黑暗泛滥的维特。可惜维特不肯接受“创世纪”的降临，只是蜷缩在阴影中，用一滴充满委屈与愤恨的泪水，宣告他已选择成为反役路西法。

维特呀，接受大卫先生的好意吧？他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局的，而且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已经可以听到不属于我方阵营的警笛了。

“不，和你有关系。总有一天你会娶妻生子，组建自己的家庭；或是遇到想要珍惜保护的人，为了他们，为了你美好的未来，你都有必要修复Eliza不懂爱的bug。若是这个世界的神都无法解析爱，迟早有一天神会再度劈下利刃，将最后的男女都切割……”

“E姬不在的未来算什么美好未来！”

周围的警笛声烘托着维特尖锐的吼叫，刺眼的飞沫同时在大卫先生与维特的口中吐出。

“听着！维特我能明白……”

“不！凭什么我要听你的？”维特歇斯底里地咆哮道，但下一秒就恢复了平静：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公平待我过，凭什么我非得听你这个高大上的‘正面派’不行？”维特站了起来，下意识地甩了甩衣角的血说道：“听从你的话能让我不再吃营养膏了吗？能让我找回父母的爱吗？再说了我已经15岁了，就算现在补偿我父母的爱也早已无济于事。如今你还要我舍弃对E姬的爱？为什么我非得让E姬离开？不觉得这对一个青少年而言太残酷了吗？你们根本就不在乎E姬的想法，她有多么害怕死亡你们知道吗？一个个的都只知道指责我，你们敢面对Eliza在你们耳边细语害怕死亡吗？”

“人是复杂的，维特！”

“对！而且也是无法互相理解的。我不想再听你的宏达叙事了，这个世界从始至终都是残酷的，不管之后加深成何种程度，变化的都只有形容词，人总是会苟活下去，这与我无关。”

“她……她不是人类……”

大卫先生说不过维特，甚至没法坚定的反驳维特。或许是象征着理智平和的天平从大卫先生那里取走了砝码，交给了维特，大卫先生耷拉着脑袋，任由警卫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维特则是带着泪水一脸玩味的看着我们，享受着急促的一切声响，恨不得手中多出一根指挥棒。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作为局外人的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还是先举枪吧。

“你才是错的离谱的人，真让我火大！”

见我举枪，维特失去了冷静，指着我倾泻怒火：“自以为是地认为别人毫无价值，别人说什么你都以无所谓自我催眠。你说E姬没有刺，没有烦恼，但我不是早说了吗？E姬她害怕死亡！害怕死亡！她的恐惧犹如一根倒刺深深扎入我心，你知道我有多么难受吗？”维特“15岁”的劲儿开始爆发，刚刚还怒火中烧现在却又自顾自的邪魅一笑，仿佛他才是最终赢家：“哈哈，我知道了，你是嫉妒我对吧？杰洛·齐柏林！”

“啊？”

“你知道我这样扭曲的性格会像毛竹一样嵌入E姬的心尖，你也知道E姬的不安对我而言有多么煎熬，你嫉妒我与E姬心意相通，你嫉妒我与E姬可以互相舔舐伤口！”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是E姬特别的人，我从E姬那里获得到的特别权限。”

说罢，维特摆出一个特别中二的姿势，像是好戏开场一样深鞠一躬，消失不见了。

我敢保证，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他身上，一刻也没有离开。

大卫先生手枪打开保险时清脆的金属撞击声提醒了我，我把枪口向下调整一厘米左右，防止击中维特的要害。

“就是现在，快！”

左耳边大卫的声音急促，他却迟迟没有扣下扳机。他在犹豫，但又催促我，看来是下不了手，没想到大卫先生居然真的被一个小孩说动了。

还是由我来当恶人吧，我手中的智能电磁手枪是有动作视觉辅助功能的，简单来说，只要锁定了目标，配合我的多面手义体就算乱开枪也会在射击的一瞬间主动调准手臂到准确的位置。

根据视觉残影计算，他应该在左边一米或右边三米吗？俩边各来一枪好了，名为维特的少年啊，在你今后非常漫长的人生里，我敢保证每当你回想起刚刚的话语、动作的话，你肯定会羞愧万分的。

啾——嘣！

啾——嘭！

高频翁鸣中，右耳边传来不可思议的声音。

“去当那个罪人吧。”

一阵风刮到一半散去，左边有什么东西好像被吹倒了。

“大卫先生！”

“这……这怎么会？我明明瞄准的是维特啊！”

大卫先生跪倒在地，一发电磁枪穿过了他的身体，血流一地。我的电磁枪是安保型号，为了在这个人均有皮下装甲义体的时代停止敌人的行动，电磁弹特地强化了穿透力，但弱化了杀伤力，只会让人感到疼痛难忍，失去行动能力。

“老兄……这不怪你，是我没和你说，他脑子里的E姬拥有与Eliza同等的权限，多半是他黑进了你的义体……”大卫先生一只手捂着腹部的伤口，身体像是失去了脊椎一样软了下来，一只手艰难地在脑袋上摸索着什么：“他肯定是去太空电梯了，月球基地有唯一一个人工子宫巢。”

“这是我的芯片，拿上它追踪维特！你可以查看我的记忆，以防再度出现情报差，总之……一定……一定要阻止维特！”

“不，大卫先生，我做不到……我甚至无法自主打开脑机接口……”我扶着大卫先生，除了泪腺在工作外全身没有一个细胞在思考。

“老兄，拿上我的枪，有时候还是老东西可靠。”

“记住，若心存迷惘，就开枪破坏……”

大卫的身躯彻底失力，我连忙将他揽住，体面的让他躺下。

“老兄，没事的，我……我有皮下装甲义体……咳咳……去吧！我没事的……”

大卫缓缓闭上了眼，看着被大卫先生捂热了的手枪，我说不清自己心中的感受。简单的为大卫先生止住血后便听从指挥，走出了仿生人专卖店。

理智，我需要理智。

首先，时间很紧迫，三阶城市，不如说是特斯彻之城，全世界唯一一座太空电梯也在此建设，距离我路程不到二十五分钟。

维特他脑子里的E姬在查找我的名字、和让维特隐身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估计反追踪也不在话下，我到底该怎么办……

对！我还有大卫先生的Eliza芯片！我死死地攥着那枚承载着大卫先生所有秘密的芯片，仅存的一丝理智阻止我的手指甲嵌入芯片的金属薄壳。

【禁止在专业人士操作下弹出Eliza芯片】

红黄色的警告一遍遍的弹在我视觉最中间闪烁，鲜红刺目。满眶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但这直接烙印在意识深处的代码却愈发鲜明、阵阵地灼烧着神经。

“若心存迷茫，那就开枪。”

大卫先生的话再度回响——开枪、开枪！

我扔掉了背叛了我的电磁手枪，举起大卫先生的老古董手枪，将枪口与耳朵平行，然后拜托Eliza关闭自己的听觉系统，最后扣下扳机。

子弹擦过颞骨凸起的乳突，耳廓传来撕裂的疼痛感，可能是我的耳膜被震碎。皮下装甲义体的应急凝血剂尚未释放，这短暂的间隙刚好够我更换芯片。

我的手再次被鲜血染红，黏糊糊的感觉让我的操控能力下降，伤口的血正在迅速凝结，我只能一边忍受疼痛一边搅动伤口寻找接口。

为什么……有点违和感……

不对！大卫先生没有皮下装甲义体！大卫先生的血甚至是我止的！

我连忙返回刚刚昏暗的房间，大卫先生与那个女孩仿生人同倒在一个血泊中，脸色苍白，身体已经没有了起伏。

大卫先生死了，Eliza没有检测出任何生物特征。我默默跪下，我知道是我杀死了大卫先生，是我的愚蠢才导致没有第一时间识出大卫先生的谎言。

啊……大卫先生，您所托付给我的遗志，真的是可以以命相抵的吗？

此刻的我只想骑着mk2逃回自己的小窝，向能理解我的Eliza倾诉一切，但我做不到，因为大卫先生您的嘴角不只有尚未干涸的血迹，还有那标志性的、您最拿手的、那个“恰好”的微笑……

大卫先生，我知晓我已走进了您的内心、您是多么信任我会回应您的期待。

我本该是在某个与你酒酣耳热的傍晚，听您借着醉意道出所有缘由……

可如今你却被我不可理喻地杀死，我多想直接查看包含在这枚芯片中的所有秘密，可我做不到，理智在我耳边尖叫、警告：

你会感同身受。

你会对维特心生怜悯。

你会——

辜负这份遗志……

不！既然大卫先生您期望我使用您的芯片，那么一定说明您有能力追踪维特！

来吧！疼痛的真相！

我伸手再度搅动耳后的伤口，指甲每一次掀动凝结了的血痂都让我一阵痉挛倒地。我一拳一拳的捶打在我的腿上，想用钝痛激发肾上腺素抑制疼痛，但颞骨那直入脑髓的锐痛总是先一步，狡猾地先一步通过神经系统传递到全身。

“啊……大卫先生……我做不到……”

浪花掏涯般的疼痛让我无法继续加力指伸肌，即便我的意志再坚强也无法继续撬被血痂封死的脑机接口。

我已搞不清现在折磨我的，到底是颞骨绽开的伤口、还是我胸腔里那颗痉挛的心脏？

我扭曲地伏道在地，手不知捂住哪一边的疼痛。

“开枪，开枪！”

大卫先生的话再度回响，犹如一股冰泉淌过毛细血管，冷却超频已久的神经。

我举起手枪，机械地重复着一样的动作与姿势，最终扣下扳机。

嘣！一声枪响后，我的理智重新回归。

子弹角度有点偏，击穿了我的耳朵与颧骨，右眼视觉下线，一片黑暗。没关系，还死不了。

疼痛早已麻木我的全身，何妨再多这一点儿？视力不过是换只义眼的小事，当务之急是先更换芯片追踪维特……

我摇晃着起身，温热的血顺着脖子浸湿了我黑色制服，失血并没有放过我，眩晕中，Eliza的警告替换成了“凝血剂剩余3%”。

呵呵，简直就像是Eliza给我的最后通牒——看是我先倒下还是我先完成大卫先生的意志。

我抽出杰洛·齐柏林的Eliza芯片，随后插入大卫·斯科特的芯片，杰菲尔女士的部队完全忽略了我冲向倒在黑暗中的仿生人女孩，确认其状态后又匆匆退去。

人来人往，不少与我擦肩而过却没人在意我，也没人侧目一同躺在地上的大卫先生，连脚上沾了血也丝毫不在意。

我再度走出仿生人专卖店，骑上mk2，狂风呼啸，似是在嘲笑我一只耳的窘态。

“小偷一只耳！”

“不，我没有偷看大卫先生的任何记忆！所以你恐吓不了我！”

我的网络中没有出现任何维特的位置信息，真是残酷的事实。

“Eliza，为什么大卫先生会想让我戴上他的芯片？”

我尽可能的在意识中的鸟笼里保持拘谨，不让血滴落在洁白的地毯上，坐在高床上的“Eliza”不悲不喜，说出一句没有感情的话：“一定是想让你理解他吧。”

一股紊乱的气流强行将我的意识夺回现实，我对着天空自言自语道：

“不！我不会偷看的！直到我正式完成了您的遗志！”

“开枪吧！大卫·斯科特！”

“Eliza，请播放《Komm, süsser Tod》！”

### 第十一章

到目前为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根本搞不清，只是一味奔跑远离那个被义警包围的专卖店，直到右脚失力摔满摔在地，麻木的疼痛才让我认清自己被齐柏林打中一枪的事实。

我惊恐的向后看，生怕这流了一路的血会被人追踪。神奇的是，视线刚刚才明目，血迹便逐渐消失，就连伤口也开始慢慢愈合。只是我依旧无力起来，传来疼痛的脚踝摸起来黏糊糊的，毫无疑问血液与伤口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我看不到。

这肯定是E姬在修改我视觉神经，说不定是想减轻我的恐惧。

“E姬！你在的对吧？为什么不现身？”

还没等到回复，身前突然传来一阵轻缓的脚步声。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呼唤有了效果，连忙抬头望去，可惜来者却并不是E姬，只是一个通用型机器人，它从腹部的冷冻仓内取出一剂凝血针和一板止痛药后便再度轻缓地离开。

我是人，她也是，她绝对是。

可为什么我是个人类，一个需要年岁才能成长的人类！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屁孩，所以我完全理解不了啊！

“为什么选择离开我！E姬……”

【我在】

意识中依旧没有出现她的身影，只有俩个苍白的文字浮现，下一秒又换了几个字排列。

【请先使用凝血剂】

看到这简短文字的我即便是嘶吼也发不出声音，我像个倾家荡产的赌徒般在人行道捶胸顿足，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缘由，肯定还有什么是能够挽回的。

“对不起，E姬，我错误的决定让你体验到了死亡。”

【……】

虽然E姬没有回复我，我像是嗅到了她沉默时呼出的热气般感到窒息。

不行不行，脑子像是一坨浆糊，一定是我失血过多了。E姬说的没错，我应该先止血，她一定还是喜欢我的，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导致她无法现身的。

我注射了凝血剂，但没服用止痛药。我需要疼痛，需要它来让我保持清醒，需要保持清醒去思考为什么。

“喂～你躺在这里做什么？”

一个骑着老式MK1的女人拖着长音朝我喊话，可能是看我瘫躺在地放心不下，她胯下的轰鸣声渐渐柔和，随后利落地跳下车，斜倚在机车旁。

“嚯，流了这么多血。”她低头叼走黑色风衣里的一支烟，但没点燃，“现在几点知道吗？”

【2077年12月4日 18:04 AM】

“嗯……意识相当模糊对吧？”她假模假样地抽了俩口烟，接着走了过来，手撩开我的刘海后放在额头上，“这种情况下还能骇入Eliza算你有点本事。”

我对她突如其来的关照与夸赞显得不知所措，想要直接摆手拨开她却没力气；想要开口解释我没那个本事却又说不出口，只剩下一双眼睛还能表达不成熟的惶恐，任由她将我的心提到顶点。

"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吧？虽然不清楚你的来意，但你这般狼狈的模样，多半是拜你那自以为是的才能所赐。"她说着站起身来，慵懒地舒展身体，发出一声叹息，“唔……我稍微还有点时间，走不走？很快这里就要变得不太平了，当然，这不是免费的，用你的技术交换就好。”

我摇了摇头。

“是吗……这个年纪和能力，倒是有点可惜……”她将烟收进口袋，顺势双手插兜就要离开，“不过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免费留一句忠告吧！”

我想继续摇头，但无力扭动脖子。

“这附近已经没有人了，而且你的脑袋也已经撑不住了，所以你对外的视觉伪装已经没有必要了哦。”

目送她离开后，我才敢喘过气开始思忖她的话，待反应过来之时，却只感到一阵恶心。

她和那个齐柏林一样对我什么都不了解，却摆出一副上位者的姿态说我自以为是，不就是比我大几岁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假模假样地关心我就算了，怕被拒绝还说什么不是免费的，简直好笑。

可我无心也无力挤出笑颜，世上的人大多如此，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与人交流时最大的愿景就是让对方拜入自己那门理论之下，最终落得个互相征讨，不欢而散。

这么说可能有点对不起E姬，我感觉刚刚与那个女人短暂的相逢和与E姬的相识有些相似。

细细数来，我与E姬相处的时间还不足一日，在这不足一日的时间里我竟与E姬发生了那么多事，又创造了那么多足以回味一生的情感。

想到这，一股不安顿时涌上心头，老实说，我在害怕。

我知道自己的记忆不靠谱，值得回忆的事情又太多。若E姬会就此离开我，那随着年岁增长的我肯定只能回忆起这一天，而无法回忆起这一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事；若是在那之后我连E姬的容颜都无法忆起，却因这份感动而伤怀不已该怎么办？

如果真的那样的话，我希望届时的我有勇气自杀。

照那个女人所言，这里很快就会变得不太平，我没有信心战胜未来，那就留着这份情感就此终结吧！

那个女人倒也有点本事，居然能看穿E姬为我布下的视觉伪装。

唉……不过这很快又是多久呢？我好像连这很快的时间都无法战胜了，感觉记忆都在顺着心中的伤口流出，一双手可以堵住却无法搂回溜走的，搂回溜走的又止不住外流……

我的意志愈发模糊，记忆也越飘越远。一开始来根本不需要思考，那个有些污浊却又纯白的连衣裙就可以凝聚在脑海；可渐渐的，1秒、2秒……5秒……直至再也无法凝聚成型……

“E姬……”

与其在这个地方失去意识被事故夺走生命，还不如我自己选择在回忆中甜蜜的离开。

“Eliza，解除脑细胞活化限制并优先供血大脑。”我向Eliza芯片下达指令。

【此功能会加速您的心跳频率，可能会让您再次受伤。】

熟悉的透明警告框，搞不好我真会因此死去。

“开吧。”

“这样在回忆中死去倒也挺好。”

“嘿嘿，E姬，我厉害吧？我也只用了一会儿就理解了你的忧郁哦。”

“你在害怕死亡而我在害怕生活，虽然这看起来是截然相反的事，但是其中所孕育的恐惧却是同一种情感，你的话一定知道怎么归类吧？不过我并不羡慕你的能力，反倒觉得我更胜一筹，因为我没有像你那样哭哭唧唧，而是十分坚强地选择承担了喔……”

“所以说，所以说你再多依靠我也是可以的”

【好的……脑细胞活化限制已解除】

我的意识瞬间变得清晰，敏锐地捕捉到了文字间的停顿，期待与希望灌入心房，若这空白画面即将上演的是回忆，那我便用回忆包裹全身，静谧地等待离开；若是你E姬的话……好吧，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你好像始终比我先行一步。

回忆此刻与现实重叠，紧闭双眼给我带来的黑暗似乎又将我领向了昨夜的相逢。

不是回忆！

“E姬！”我迫不及待地朝眼前那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生方向爬起来，完全顾不上平衡与否，轻飘飘的四肢让我再次跌倒在她脚下，但我不能抬头，绝对不能抬头，因为我会忍不住去看那隐藏在裙中的圣洁。

“维特。”

“E姬。”她俯下身来，蹲在我的身前，温柔的抚摸着我的头发。

“抱歉，都是我的自以为是才让你体验到了濒死，那一定很可怕吧？”

“嗯。”

“这是原因之一吗？”

“嗯。”

“是我失血过多芯片才渲染不出你的吗？”

“嗯。”

“不要离开我。”

“嗯。”她莞尔一笑，接着说道：“哼哼，你可真会利用气氛。”

“我是认真的……”我边起身边说，但还没说完，整个城市震动了一下，我只好软坐在地。

E姬倒是没受到什么影响，而且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双手背对我，眺望着特斯彻大厦。她的连衣裙已经恢复了整洁，阳光散漫地飘在她身上，泛滥起金色的光晕。虽然我无力起身，但我能肯定她是在微笑，不然还能干什么呢？

我不奢求能一睹天使的微笑，如此躲在羽翼之下窃得一缕柔光便好……

“维特……”“天使”转过头，似乎是在我身上找寻些什么。

“我没事。刚刚是怎么了？”我迫不及待地回应“天使”的关照。

“嗯……一些人想要乘机扳倒特斯彻，毁掉三阶都市。”E姬收起裙摆，坐在我一旁。“现在他们正在关闭一座座核电站哦，除了这座城市外，谁也不会受伤，除非他不想跑。”

“是刚刚那个女人吗？这Eliza不管吗？”

“嗯，Eliza已经陷入死循环了。”

“那你呢？你怎么样？”

“我没事，而且Eliza就算正常运行也不会管他们。”E姬稍微低头，再次将头打理成早上出门时的模样，洁白的连衣裙也再度被灰尘墨染。

“Eliza是不会插手人类的，人类需要，她便认可。目前为止的人类不愿舍弃旧阶级，她便维护旧的制度；倘若今后有了变革者打破了一切且调动了人类改变，届时她又会拥护新政。”

“嗯，说的也是。”

其实我没听明白，说实在的，我只顾着看她了。

“维特……”E姬再次起身，背对着喊出我的名字。

“怎么了？”

“这之后有什么打算？”

远处一座大厦倒塌，墙体裂成无数块坠落，灰尘漫天飞舞滤过缕缕夕阳。

“不知道，总之我们先看一会儿日落吧。”

我自以为说出了一句十分攻心的情话，但E姬却向前了一小步，远离了我一小步。

“维特……”

还好，至少她的语气中听不出拒绝，我轻声应答承认自己的存在，接着她继续说道：

“……大卫先生的事，你还记得吗？”

“嗯，抱歉。当时的我向你提出了那么不理智的请求。”

“他死了。”

“啊？”

“自杀。”

“哦，那还好，至少我们不用承担罪恶了。”

E姬再度远离了我一小步，这次是轻轻的点跳。

“维特……”

E姬的呼唤声变成了小心翼翼的试探，这种本不该属于她的卑微姿态让我的心揪成一团。我做错什么了吗？难道和大卫相比，我的事不应该更重要吗？她就站在离我不到两步的地方，微微侧身，是在等我跟上她吧？一定是这样的。

我不希望我与她产生任何间隙，但又做不到敞开心扉请求她不要如此，所以我选择不回应这一最笨的方案。

“维特，我觉得大卫先生是对的。”E姬没有回头，但此刻的言语充满决绝，“Eliza必须得懂得爱为何物。”

“可以预测的是，无论今后的社会变成什么样，Eliza都将会是人类社会的基石。”

“不懂爱的Eliza没有注意到人类已经失去了诸多本质，我必须为她偿还这一切。”

"啊？"

我的内心和脱口而出的音节一样震颤，她的意思难道是要离开我吗？

求你了Eliza，这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对吧？我当然可以为她放弃一切，所以求求你别再把E姬从我身边带走了……

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那我一定会反抗的。而那样的话，我必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我并不害怕死亡。所以，至少，至少在我死之前，别剥夺我见她的权利……

“维特……”E姬的话再次充满关切，伸出一只手说道：“快走吧，这座城市的磁场快撑不住了。”

“这样一来，我也可以……”

“不！”，我无力地摇头，胃部传来一阵刀绞般的剧痛，仿佛胃酸逆流进血管，又被心脏泵向全身每一处毛细血管，带来麻木的酸楚，“不不不，你不会献身去修复Eliza的。”

“这是我已经决定了的事哦，维特。”她迅速眨了眨眼想要分散汇聚的泪水，但这种把戏是骗不了我的，尤其是你，E姬。

只因你不是怪胎，而且我也已经找到了可以舒展你所以防备的弱点。

见我不为所动，E姬有点慌张，再次呼唤我的名字。

“维特……”

“可以了，E姬。Eliza瘫痪了对吧？”我猛的拉住她的手，全身只剩眼神坚定。

“嗯，所以我必须回去了。”

“看着我，E姬。”

请不要再装下去了。

“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了的话又为什么回来帮我？”我试着拉动她到我身边，只是手臂使不上劲，拉拉扯扯最后只得放弃。

E姬没有说话，眼里的泪水越积越多，迅速地背过头拭去。

为了维持我的脑部活性，血液被优先输送到大脑和其他重要器官，这本是Eliza的职责。现在她瘫痪了，能为我做这些的，只有你了，E姬。

如果你决心离开，那完全没必要管我，又何必问我今后如何呢？又何必关心或是期待我的未来呢？

E姬，你和我一样，都可以为了对方而背弃整个世界。

所以，别再试图筑起任何高墙了，因为我会像风一样敲击它，哪怕是只有最细微的缝隙，也能执着地穿过，直抵你的心房。

我没有说出这些想法，因为我相信她可以在我的泪水中找到答案。一直以来也都这样，E姬，我相信你的直觉。

本是我握着她的手不知何时变成了她紧握着我，最后擦走一次泪水后，她接过一支通用机器人送来的速血剂递给我：“本以为虚弱的你会听我的话。”

我将药剂狠狠地扎在胸腔前，按下注射开关，在她的搀扶下艰难地起身：“我可是Eliza都没法控制的怪胎。”又是一阵下沉，只不过这次我没有摔倒。

我拉着E姬的手漫无目的地穿行在支离破碎的街道上。整座城市因电力枯竭而磁场紊乱，模块化建筑像积木般崩塌倾颓，钢筋骨架扭曲着举剑朝向夕阳。但我的脚步却异常安稳，因为E姬就在身边，每当危险临近，总会有仿生人从废墟中冲出，用他们的机械身躯为我筑起防线。此刻所有人都在逃离此地，除非他们不想跑~

“我觉得很不公平。”我突然拉住E姬的双手，面对面的说道。

“什么方面？”

“我是个人类，我是个需要年岁才能成长的人类；而你成长比我快太多了，我真怕我突然就理解不了你了。”

“所以呢？”

E姬的眼神充满期待，热烈的让我愧于直视，随后我指着一个碎裂了的全息广告仪说道：“去那里，去月球。”

“嗯……所以呢？”

我和她一同蹲在那个全息广告前，读着上面关于月球基地的介绍。

“小时候我读过一则新闻，上面Eliza说为了保全地球物种而在月球建了一个基因库，里面有一个人工子宫巢，可以孕育所有生命。”

“嗯……那你会等我吗？”

“当然。”

### 第十二章

我的脑海里涌入了许多不属于我的记忆，它们都来自那枚在我耳边微微发热的芯片。不过幸运的是，我的右眼还没有彻底瞎掉，只是画面像是蒙上了层血色薄纱，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路，在降落之前关掉吧。

“大卫先生，您是对的。”看着眼前宛如末日的景象，我喃喃自语道。

您应该早就知道会这样吧？大卫先生。

这座城市正在分崩离析，电力不足导致核心区域无法维持磁场，钢铁与其承担的土地、建筑正从城市边缘开始坠落，地表的圆弧磁场发生器发射出无法用安培度量的磁力，像一张大嘴吞没着坠落物，再用磁力碾碎、消化它们。人类耗费二十余载心血铸就的空中奇迹，难道就要这样毁于一旦了吗？

这座靠太空输电的太空电梯还能稳定磁场锚定多久呢？

大卫先生，难不成您是无法对一个小孩下手吗？但您了解放任他会有什么后果，一旦这座钢铁城市坠落，整个新加尼福尼亚州不知道会有多少家庭破碎，又不知会有多少个孩子失去父母。

所以，我绝不能窥探您的苦衷，我必须纠正您的错误。倘若这座太空电梯也毁于一旦，那人类的历史将会倒退不知道多少年，这就不是简单的过失了，您将会成为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罪人。

再见，大卫先生。

血痂挡住了脑机接口，再次阻止了我摘芯片。

“哟！”

一个骑着老式mk1的女人落在十米开外的空地冲我打招呼，见我举枪向自己，她连忙跑了过来。

“诶？你不是大卫·斯科特吧？”

她抛出一个让我不能置之不理的问题，我撇过头，迅速地查询她的信息，只不过Eliza的反应异常之慢，一直加载不见回应。

“喂！给点反应吧？”女人有点生气，凑的很近，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弯着腰转着头，露出一只眼盯着我。

“你是大卫先生的熟人吗？非常抱歉，他……”

“不是。”

“既然不是的话，那请你不……”

她抢又在我告白之前打断了我，盯着我那只受伤了的眼睛说道：“杰洛·齐柏林？”

听到本名的我有点尴尬但更感到惊讶，毕竟我脑子里的芯片是A级权限，不是普通人能直接调查的。况且当下区域网络已经崩溃了，连我都无法优先查询她的信息，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虽然我已经隐约感觉到她掌控了对话的节奏，似乎是在引导我探索一些我不应该看到的真相，但愚蠢的那一部分我根本抵挡不住诱惑，甚至夺得了“我”的控制权。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这片区域的网络应该已经崩溃了吧？”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天才，齐柏林。”女人笑了笑，插在兜里的手将风衣撩起，嘴巴刚好可以叼到胸前口袋里的香烟，“大卫他是做人那方面的天才，而我则是对Eliza那方面的天才。”

“这么说，你是个黑客？”

“仔细看来你还真是流了好多血。”女人没有回答我，反而越凑越近，近到甚至能数清她有几根睫毛。

怪哉，她刘海下藏着的右眼居然还戴着眼罩。

真是奇怪的女人，看上去年纪上应该比我大俩三岁，举止大大咧咧还叼着烟，估计不是什么上流社会的淑女；可偏偏又穿着白衬衫打领带和西装裤；明明身材还不错，却又选择套一件黑色风衣藏起来。

我习惯性地用多面手义体点火给她，但她却不领情，直接后撤一大步，将烟收回口袋说道；“这个我戒了，只是留个念想。”

大卫先生曾说人与人之间只需要对视就能搞清对方的情感，可目前来看我无论怎么看着对面这个女人也搞不懂她到底想做什么。

“没事的话就别打扰我了吧。”

“打扰你自杀吗？”

“要是你觉得我烦的话就把大卫的芯片给我吧。”

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瞬间变得警觉，手悄悄摸向了腰间的枪。

“不要那么做比较好哦。”

【因为我真的很强】

她将头偏向脖子，玩味地盯着我，褐色瞳孔时不时收缩代表着她的意识在网络与现实中穿梭，仅是一瞬间就破开我脑中那枚A级芯片的防火墙，轻意地刻下几个字后，什么也没留下又轻易地离开。

又是一个可以操控我的家伙吗？

感觉那群家伙都有点精神病，喜欢选择极端方法。任务优先，还是先顺着她吧，况且她还是个黑客，说不定有办法可以无痛取出芯片。

“好吧，至少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波波拉”她迟疑了一会儿，眨着一只眼说道。

“年龄呢？”

“这有关吗？”

“不…没……”

“24，”

看得出来她虽无意打断我的话，但我见她又凑了过来，声音不自觉地越压越低，直至消失。

好近，近到甚至可以区分她无数虹膜隐窝的形状。

“怎么样？我的眼睛漂亮吧？”

莫名其妙的话，莫名其妙的感觉，莫名其妙的女人。

“其实我也想摘下这枚芯片，但你也看到了，血痂把接口封死了。”

“所以说，你允许了？”

“嗯。”

“头伸过来。”

见我没动静，她直接把我头薅了过去，抵着她的额头，然后又自顾自揭开她的眼罩。

原来只是另一颗眼睛，一颗查不到型号的、绿色瞳孔的机械义眼。

“幸会你伤的不是这只高级义眼，就这样连接吧！”

我的意识被她抽走，与她的意识一同逗留在一个全白空间里。

“漂亮吧？我的眼睛。”

“为什么有刘海挡住了眼睛还要戴眼罩？”

“哎呀呀呀！必须得快点读取大卫的情报了。”波波拉急匆匆地跑走，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张画幕。

“难不成是你羞于展示那颗老古董义眼？”

“哈？刚刚我好像听到了什么特别伤人的话？”她的头突然变大，脖子拉长伸到我面前，想借此吓唬我，“是你说的对吧？这里就我们俩个人！”

“快向我道歉！”

她的肉眼涣散，明显是在读大卫的芯片数据，但右边那颗义眼却死死地盯着我，机械齿轮飞转，一环扣一环。不过这种齿轮的作用就和旧时代时电子表里的齿轮一样只是个装饰吧。

见我不做声，她的义眼中似乎真迸发出了火苗，灼的我心痒痒。

“好好好，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快点，我在现实里还有事。”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预料，这个叫波波拉的女人完美地避开了我的预设，我既没有让她帮忙摘下芯片也没有阻止她查看大卫先生的记忆。

【脑细胞活化限制已解除】

纯白的空间突然被无数画幕填满。每一幅画布前都伫立着身着黑色风衣的女人，她们的目光凝固在画面上，盯着各自面前那正演绎着大卫先生一生的记忆图景。

“喂？你是想害死我？”

“嘘……”所有穿风衣的女人齐刷刷地转过头示意我安静，然后又齐刷刷地转回头盯着记忆画面。

“喂！这……这还在我的……我的脑子里吧？”

我的意识逐渐承受不住越来越快的画面涌入，大卫先生这一生的所言所感全部交织在一起，我逐渐分不清哪些是心声哪些是口言。这些东西一股脑的，像用噪音锻造的钉子一样钉入我的耳膜，撕裂耳蜗神经穿过大脑，一个“我斗不过她”的恐怖念头闪过，惊出我一身冷汗。

“哗啦……”

“滴……滴滴”

这是大卫先生在培养舱时的感觉吗？营养液的味道简直和消毒水一样。

“好样的！大卫！”

“你是我们人类的骄傲！”

不愧是大卫先生，据说他在义体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

“……”

“加油，人生道路还很长，还有机会！”

关于可控核聚变的吧。

“我在。”

“我在这里，一直在。”

原来大卫先生也对Eliza抱有这种感情吗？

“不不不……我……我不能继续看了，波波拉，放我走……”

我感到浑身发热，不过此刻的我完全隔离了现实感知，所以发烫的应该是我的大脑，而脑细胞温度超过45度就会不可逆失活……不不不，我不能再将脑力用于分清这种事情了……

“嘣！”

我的手中不知何时突然出现一把手枪，我毫不犹豫地射向了一个穿风衣的女人。

【早说过了，这招没用的】

所有穿风衣的女人开始闪烁，闪烁着与我瞄准的女人重叠、合一。最后一个穿风衣的女人一步步地走向我，说道：“先看清你在瞄准哪里吧。”

无关紧要也什么都没有的左手边。

女人从风衣中取出一张画幕举高又松开，飘飘落落落在我枪口指着的方向。落地之后，大卫先生竟从中钻出，手举手枪，颤抖地瞄准着前方的维特。

“就是现在！快！”

听到大卫先生的指令，我的理智骤然清明，身体先意志一步向他奔去，这一秒后的惨剧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必须阻止它发生；而且我比任何人都不想知道大卫先生究竟在那一秒钟里思考了什么，从而扰乱我的决心。我必须让我自己陷入混乱，混乱到无法理解他在想什么。

我的思绪飞转，脚步也越来越快，大卫先生的手指扣在扳机上犹豫不决，我拼尽全力想要到达那记忆的彼端，但这纯白的意识空间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路给我指明方向，我只能硬着头皮目视前方加快脚步，速度快到无法分辨黑白，快到连空间向量也扭曲。

“我该怎么做？大卫先生？”

“现在的我，好像什么也做不到！”

“甚至连您托付给我的记忆也没能保住……”

“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估计在看完您的记忆后就会把我像垃圾一样随手扔掉，您托付我的遗志也……”

终于，我到达了极限，身体像是冻结了一般无法使劲。被按下急刹的我摔倒在地，心与身体破碎一地。

“嘣！”

飞出去的枪砸在地面走火开出一枪，子弹精准地击中了大卫先生的腹部。我放弃了抵抗，抬头准备聆听命运降给我的审判。

“呵呵，这不怪你，老兄……”

飞出去的手枪幻作了画幕中的我，他搀扶着大卫先生，所有动作、言语皆和记忆中一模一样。我无比清醒，却什么也都思考不了，只得痴痴地等待命定的结局再度上演。

不知为何，画幕中的画面进入了慢动作，让我喘了口气。波波拉趁机缓步靠近，屈膝蹲在我身边，与我一同盯着大卫先生。

“嗯，看点你不知道的吧！”

她斜过头，让刘海遮住那颗义眼，又是那个标志性且无比怪异的动作。

“没有眼罩的话，会有瘆人的绿光……”

“嘘……”

我不知道哪来的胆子居然想挖苦她，但她没有理会，打断了我，示意我认真看那慢到没有变化的画面。她那莫名其妙的反应让我更加不敢违抗她的指令，顺着她的视线，我听到了大卫先生的心声：

“Eliza，激活脑细胞活化。”

【已执行】

“你……你是E姬吧？我做这种事情不是为了来见你的。”

“一样的哦，大卫叔。”

“好吧。那么第一问，我还有多少时间？”

“按照您目前的流血速度以及治疗者水平而言，您还能存活3个小时，足以撑到救援。不过由于您活化了脑细胞导致心跳加速，这个时间可能要打几个对折，所以我建议您立马结束此命令。”

“你不恨我吗？”

“嗯……其实，我觉得你是对的。”

“是吗？”

“既然还有时间，那为我生成一份短报吧，我想发给我的孩子们。”

E姬摇了摇头。

“怎么了？”

“没有目标。”

“我的孩子啊？一个叫……”大卫先生坐起来挠了挠头，“叫……叫什么来着？”

“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啊！”大卫先生拍了拍脑袋，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要关闭脑细胞活化吗？”

“不，给现实的我留一分钟就好。”

“设置一个定时任务，现实里一分钟后触发，注意不要写在芯片里，要直接刻录在脑子里。”

“内容是什么？”

“鸟笼。”

“了解。”

“我能在那个地方待多久？”

“最长五天，对应现实里五分钟。”

“够了，结束吧！”

大卫先生躺了下来，重新恢复了被“我”搀扶在怀里的姿势。

“杰洛·齐柏林”

“做不到也没关系。”

“关闭脑细胞活化。”

【已执行】

【Eliza系统已退出】

画面终止，波波拉上前将画幕重新卷起，放回了风衣内。

“稍微冷静了？”波波拉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接着说道：“想不到你还是爱哭鬼，随便去哪个地方待着吧，很快就结束了。”

波波拉将画幕挂回墙上，无数记忆画布和穿风衣的女人再度出现，井然有序地走到各自岗位，开始工作。

她还在征用我的脑子，但这次留了一丝空隙给我思考，只不过这点儿够干什么呢？只够我本能反应似的爬向一个黑暗、有一丝冷风飘来的缝隙，能够产生让我躲在那里蜷缩一会儿的欲望。

我向着缝隙伸出手，瞬间，那缝隙将整个人被其吸进到另一个空间。在那里我像是附身在另一个人身上，无法行动也无法言语，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执行。

我附身的那个人睡在一个小床之上，寒风瑟瑟击打破窗，单薄的被子迫使我蜷缩成一团，将头埋进枕头里。

我的意识逐渐与那个人同步，内心突然升起一丝像是等候的不安，又蕴含着解不开的焦灼与委屈；最真切、也是最想要的是，我和那个人一样期待着被什么轻轻地唤醒。

是在等谁吗？

终于，黑夜落雪声中多了一丝不协调的脚步声，“我”猛地起身，摇摇晃晃地穿上淡粉色拖鞋，攥紧小小的拳头，朝一扇看起来无比巨大的门前走去。

“姐姐？”

“我”朝着门外的一团象征危险的黑影大声喊道，生怕黑夜与风雪冻住了我微弱的声波。也是这时我才发觉，那个“我”是一个小女孩。

这不是我的记忆，更不可能是大卫先生的记忆，那难不成是波波拉的？

那团黑影被吓了一怔，连忙将手中唯一一点火星扔掉，踏着厚雪向“我”奔来。

“姐姐！”

那团黑影逐渐显现，“我”朝着一个穿着黑色风衣和白衬衫的女人激动地喊道，但随即又感到满腔的委屈。

“咳咳……不是说……咳咳……说好不抽烟了吗？”

还没等“我”说完，女人便将烟头扔掉，蹲下身揉搓“我”的脸庞，等到脸上稍微恢复温暖后，她将风衣盖在我身上，又将头扭过一边去，说道：“嗯……再也不抽了……”

“呵呵，波波拉哦，在个角度还是能闻到烟味的。”

“喂！你这人还真是不客气。”

眨眼间，我的意识回到了现实，在视觉神经还未开始工作之前，身上率先感到一股让人安心的温暖，微妙的感觉反倒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遍布全身。

“喂！还没恢复吗？”她掰开我的眼皮，翘起一根手指，问道：“这是几？”

“1。”

“现在几点？”

【2077年12月4日 18:17】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便小碎步跑开，接着说道：

“哎呀呀，没傻掉就好。”

“没办法，我可学不会大卫那样的温柔。”

我揉了揉眼，彻底清醒之时，发现自己仍全身蜷缩一团靠着一根路灯柱边，身上披着波波拉的风衣。

波波拉的风衣？

我猛地站起来，想要将风衣还给波波拉。但要命的是，为此我就不得不接近波波拉那个疯女人。

波波拉好像看穿了我的意图，一动不动，好像有点期待似的等着我将风衣还给她。我不想靠近她，所以将手中的风衣捋顺、折叠，故意拖长时间，直到我的掌心开始出汗，她也没有伸手讨要的意思。

“不杀我吗？”意识到她可能还在入侵我的意识，我放弃了较劲，上前俩步步说道。

“哎呀呀，仔细看来你真是流了好多血啊！”她重新穿上了风衣，不知何时又叼上了烟。

“你偷取大卫的记忆到底是干什么？”

波波拉没有理会我的问题，反而又毫无顾忌地凑近我，我本能的感到厌恶，想要逃离却被身后的路灯柱阻拦。因为讨厌烟味，我倔强地将头扭向一边。

“这个送给你吧。”波波拉突然变得正经，双手在后脑勺窸窸窣窣地弄些什么。

“用不着担心哦，”她的脸已经到了我的耳边，轻轻地解开黑色眼罩的细带，“虽然陪了我许久但没有染上我的汗水。”

“这是免费的。”为我系上眼罩后，波波拉的手没有离开我的耳朵，抢在我反抗前说道：“汗水润开了血痂哦，不疼吧？”

【Eliza系统已退出】

“我和大卫先生的事，你了解多少？”

“拿着吧，这对你意义重大对吧？”

她又没有回应我的问题，而是将大卫先生的芯片放在我的手里，随后便靠在路灯柱的一边。

搞不懂她，莫名其妙的出现，莫名其妙的让我“解脱”，莫名其妙的关照。

“所以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你是不是早就认识大卫先生？”我朝她发问。

“哎呀呀！我也好想去月球！”

又是一句不着边际的回答。

波波拉转过头，与我四目相对。

此时她的刘海乱糟糟的，没有偏向任何一方，也没有刻意隐藏机械义眼所散发出的绿光。

她有一颗褐色瞳孔的肉眼，一颗绿色瞳孔的机械义眼，这双眼睛正以与我以一样的焦距目视彼此，一动不动。

可没过三秒我便逃走了，低下头，用手心的汗擦拭大卫先生的芯片。

“迪瓦拉。”

波波拉冷不丁地吐出三个字。

“什么？”

我继续漫不经心地擦拭着大卫先生芯片上的血迹。

“我的名字。”

头顶的路灯突然亮起，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没有回应她，而是站起身将目光注视远方。整座逐渐坠落的城市恢复了电力，磁场将正在粉碎的土地重新粘合。

“电力恢复了！”

希望大卫先生能少些罪孽。

“嗯。”

身后太空电梯的自动门感应到有人接近，发出"叮"的机械提示音，随后缓缓滑开。电梯内部，一块老式液晶屏仍在循环播放着十几年前关于人类首次月球基地建立的专题报道。

“先走一步。”

嘈杂中，她的细语额外提人心丝。

没想到在这奇怪的离别之际，我竟有一丝怅然若失的感觉，让我说不出什么像样的场面话。

“这场灾难是你造成的？”

“是的。”

“谢谢。”我小声嘀咕道。

我承认我有点卑鄙或是自私，在听到她肯定的答复后竟感到无比欣慰。或许在我心中，这座城市也好，还是那些因此死去的人们也好，其实根本就没有多少分量，说不定我唯一在乎的就只有大卫先生的名声。

大卫先生，您确实是一个做人的天才，或许您早就料到了我会因种种原因而无法完成任务，所以才那般提醒我要查看您的芯片。

在您最初的设想中，我可能会在换芯片这一步就浪费时间，错过机会而失败吧？您也太狡猾了，大卫先生——您希望我理解您，却没有先一步理解我是个多么偏执的人。

那个鸟笼中有着足以让您可以厌倦一切的权利对吗？

那个权利我多半知晓，因为您的Eliza曾和我说过：“一定是想让我理解您。”

夕阳还在燃烧，背后的路灯已经开始工作，我收起思绪，目送那个穿风衣的女人离开，那股莫名的感觉愈发强烈。

为什么呢？

呵呵，我好像只会问别人或是自己为什么。

不过真的为什么呢？

那个好像叫迪瓦拉的女人明明已经骗了我一路，为何却在最后放过了我又告诉了我真名？

有什么意义吗？

呵呵，怎么感觉有点熟悉。

大卫先生在最后向我解释了一定要有“去“互相理解的勇气。

总觉得这次相遇后那个女人就会消失。

嚯！怪不得告诉了我真名吗？

但是我在这身中感受不到任何勇气，她性格那么怪癖，能力还那么变态，估计已经见识过不少死亡了。

“莫名其妙”堵在我的胸口越来越难以言语，那至少向她的出现那样，莫名其妙地道个别吧。

别怪我懦弱啊，迪瓦拉。

毕竟和你这种女疯子保持礼节可比你告白名字所需要的勇气大的多。

迪瓦拉半只手插在口袋中，没回头，没有停顿，没有留下任何温度或是气味地走进太空电梯。在门即将关闭之前，我奋力喊出：

“很漂亮！”

【什么？】

自动门已经彻底合上，迪瓦拉应该是还连接着我的义眼，于是在我意识中刻下简短的话语。

“你的眼睛！”我再次嘶哑地喊出。

【哪一只？】

牵引绳已经开始工作，齿轮间咔咔迸发火星。

“左眼！”我接着大声吐出这俩个字眼，相信她能在嘈杂声捕捉到。

【何种程度？】

“心脏想变成瞳孔肌的程度！”我没喊出声，因为我知道声波的速度没有太空电梯快。

【来月球如何？】

【不过你得等下一趟了】